

外盡疑宮中之私費唐置瓊林
人益二庫率供燕修楊炎陸贄請罷
之今日景福之積頗類唐之二
皇祐五年閏七月出內藏庫緡錢

十萬緡緡二十萬緡十萬下
北助糴軍儲至和元年八月癸巳出
內藏庫錢二百萬緡令人內
舉官勾當御藥院張茂則置司以市

河北入中軍糧抄先是上封
言河北入中軍糧京師給還緡錢緡
緡商人以筭請久未能得其
每百千止留六十千今若出內藏庫

錢二百萬緡量增價收市之
可得遺利五千萬上以為然故委茂
則幹其事既而知諫院范鎮
內藏庫權貨務固是國家之物豈有

權貨物固欲滯商人筭抄而
內藏庫乘賤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
壞法莫此為甚上諾鎮言遽
之自皇祐二年改用見錢法京師積

錢少不能支入中之費常出內
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
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
於蓄賈之家故古利者欲革之

不復起二年十月乙未出內藏
錢一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十一
月丙辰出內藏庫緡三十萬下
并州市糴軍儲嘉祐元年十月丁

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緡二十萬
匹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二
年九月乙巳出內藏庫緡十萬下
河北轉運司助糴軍儲六年九

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
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
軍儲七年司馬公言祖宗所
置內藏者以備飢饉兵革非常之費

非所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日
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
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
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十

請也

英宗治平元年呂誨言內帑奉

亦聞禁中取用尚末節加之
因緣侵漁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
費一旦有事何以支吾三月丁

秦仁宗山陵儀訖與獨其半

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

元祐元年八月丙寅又詔河北民軍並令立社依陝西河東路例
長蘆錢取買焉其先給官價錢並增入仍賣內庫珠千餘萬給其用
二年九月己丑詔諸路金銀並納左藏庫歲出金三萬兩銀十五萬
兩赴內藏庫為水額以上北內庫近年諸路所納金銀甚耗減歲
無額故三司得以時有移易今若以諸路歲上供內庫金銀撥赴三
司朝廷酌中數令三司歲認送內庫封固如此為便故也其後復詔
依舊悉輸內藏庫仍歲具一帳中三司酌量催內藏庫錢帛案三年正
月己酉御史程顥言聞京東轉運司去年因和買紬絹增歲抑配民
錢一千貫絹一疋從年稅絹每疋令輸錢一千五百文又配上等戶
給粟豆錢詔轉運司具折以聞其後轉運司言散粟豆錢本以濟民
乏皆取民愿和買依舊並無抑配者乃詔以行常平新法其粟豆錢
自今勿給紬絹本錢撥隸北京封樁息錢仍內藏庫時王廣淵為轉
運使而顥言廣淵妄迎合朝廷意故致此五年三月戊申贊善大夫
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為

易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甲午時為御史上官均言先朝以金部右曹案主
行內藏受納寶貨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
然按其所領不過關報寶貨之所入為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為之拘
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轉質總領之者止官中數
十人昨來內藏斥賣逐年縑帛每疋止二三百文直止於十之一二
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臣以為宜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得加
檢察而轉買其歲入之貨而無棄敗之患四月蘇轍言西邊熙蘭等
州及安陞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三百六十七萬貫此錢大半出於
田役寬剩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
前須至並差鄉戶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
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貢幾何若干繫西川茶錢若干繫經制司錢
若干繫缺額禁軍錢若干繫內藏庫錢似此諸般案各外各有不足
數目若干若此數自不至絕支臣乞計其所缺三年之數於元豐庫

及崇政殿庫錢內補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
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若朝廷重借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
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產養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
養民備邊兩不失所紹聖二年二月辛巳董敦逸言河北人戶尚有
流移詔於內藏庫支錢十萬貫絹十萬匹分賜河北東西兩路提舉
司準備賑濟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六月癸巳時有詔免民間丁錢一年仍降御筆付
戶部官令買絹十二萬匹其直於內庫支復令內庫更支見絹一十
二萬匹並充蠲放一年丁絹之數以惠細民三十一年八月念出
戊官兵之勞時捐內帑錢七萬緡分賜其家三十二年四月巳禮
部侍郎黃中言足食之計在於量入為出今天下財什半入內帑有
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
聖豈不能如德宗之為哉上善之

元豐庫大觀東西庫

四年七月巳亥詔元豐大觀東西庫官拘催朝廷封椿錢物
並仰依限催從拘收如違並依三權不到究治法

蔡條史補云元豐庫大觀庫者皆謂之朝廷庫務國家沿襲唐五
代之制財用盡付三司有自來矣及熙寧初議改法因取財利之
柄寢歸宰相及元豐官制行既無三司而為戶部戶部歲入之額
凡四百餘萬緡是獨昔日三司之一事而已三司昔時所應入者
則或在朝廷既在朝廷此所以立元豐庫也况又當崇觀之間魯
公前後措置所入元豐庫若香藥犀象龜細物貨珠玉金帛不知
紀極矣元豐庫之制雖天子不可得而用倘有所用必有司具數
上之朝廷宰執聚議司上奏陳降聖旨下庫始可支撥况宰執議
論或有所不同者蓋日前行之甚嚴如此也大觀庫者其制同元
豐然大觀庫獨貯天下坑冶所以終始未嘗動又不若元豐庫時
有支用也大觀庫既貯坑冶金銀及細軟香藥等物大觀東庫大
觀西庫所以有謂之大觀東庫者以又有大觀西庫故也大觀

西庫魯公以昔日所鑄當十錢之精斂新之故以大觀西庫獨貯
錢而已大觀西庫當政和初權貨物以容人入納甚盛務中積鏹
物盈溢因申乞借大觀西庫收貯未幾大觀西庫復滿其稽考無
慮三四千萬然此政和二年至四年之盛時也自五年後君臣寢
解體撓政者變事出日用亦變多速宣和元年二年之間大觀西
庫一空矣獨元時當十錢如故而已然大觀東庫未嘗一有所出
雖端研亦三千餘枚張磁墨者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斤百
物若是又元豐庫一日數內魯公偶見有佛牙真者十二枚因歎
息曰此亦何用貯積乎命左司詳加試驗得佛牙真者七枚因分
賜諸大禪寺斯可見其充仍靖康之初都邑既首遭攻圍因傾金
銀以賂虜皆出大中諸庫故甚盛及後再圍破而賂虜之入反不
及前此斂掠甚苦者雅不知帑藏先空前者金銀之盛悉自大觀
諸庫故也又虜人所須雖河北山東精銷動千餘萬匹亦出元豐
庫與內藏內藏物帛蓋少於元豐積鏹則甚多世不知者非魯公

破除國用此可太息也

元豐元年十二月丁卯上每價北平賈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景福
殿庫聚金銀為帑費是年始更庫名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掘狄
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魯孫保之敢忘厥志
九三十二庫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度夕陽心妾意尊遺業頌予
不武安何日成戎捷

元豐庫銘

元豐五年詔十二路發常平錢輸元豐庫張舜民小史云神宗於崇
政殿後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制庫銘其畧曰昔在前朝撥狄孔
熾蓋余小子其承順志云云諸路分將置都作院河北設五都倉講
好高麗良少此也然功未施而上賓是天未欲幽薊之民歸中國乎
元豐庫或即崇政殿後庫當考真錄卷末云聚金帛內帑每庫以詩
一字目之詩凡三十二字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但不計庫名何為

太祖隆二年三月詔文武官及致仕官信道有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長開寶五年正月乙丑罷荆襄歲貢魚脂長

太宗淳化三年十月壬子府州觀察折御貢白花鷹上令對其使放之仍詔御卿勿復以珍禽奇獸不獻至道三年六月帝謂宰相曰諸州多以祥瑞之物來獻此甚無益但令緣攝置檢且得賢臣乃為瑞也辛丑詔天下勿獻珍禽奇獸及諸瑞物

真宗咸平五年十一月乙未有自眉州貢奉者上念其遐遠詔禁止之六年十月丙子知秦州齊化基獻白鷹詔還景德三年五月辛酉撫州獻白鳥詔還之給其道里之費祥符二年五月丙辰詔州獻婆果

後少道遠還之九年九月戊午申禁諸路貢瑞物特遣州獻白兔荆門軍獻綠毛龜故也雜上

仁宗天聖元年七月己丑罷廣東歲進異花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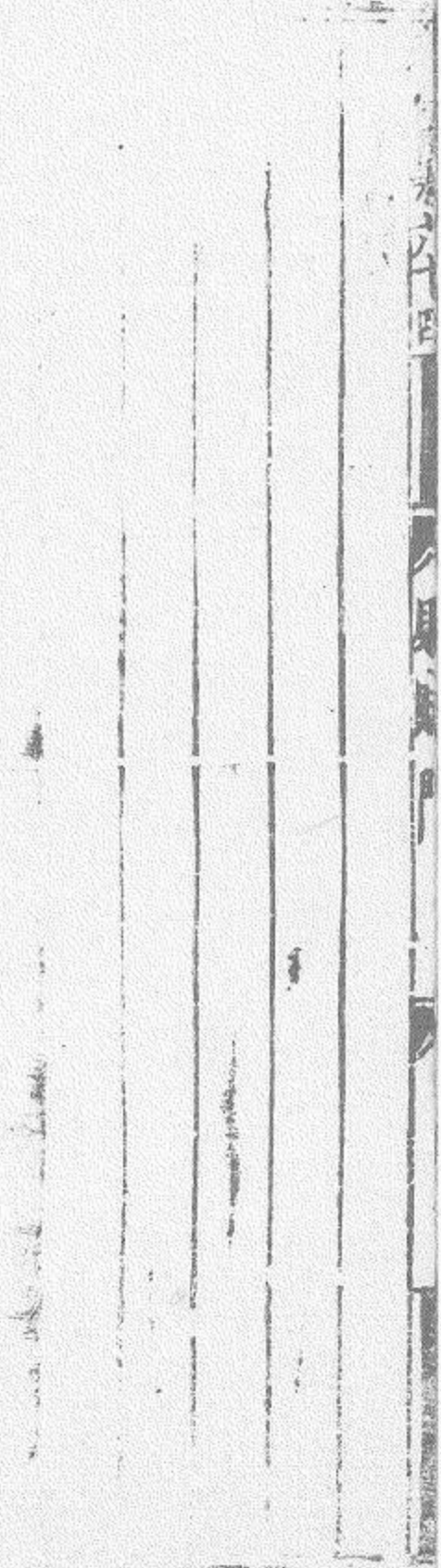
仁宗天聖元年七月己丑罷廣東歲進異花長重州之黃柑黃安之紫梨涪陵之荔子遂寧之糖水合陽之細茗洋州之香板古綿之耿梨拋科措數動以千數伏望陛下嚴賜戒教

群書考索卷六十四

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六十五

後集

建陽先生章俊鄉編輯
知縣區王刊行

刑門

刑類

士師之職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布憲之職執捭節以布于四方而憲
邦之刑禁治朝之禁令則宰夫職之王官之戒令糾禁則官正掌之至
于大司寇掌建邦之三詰以詰四方小司寇以八辟罷邦法皆古之法
禁也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墨劓之刑三千而大辟之屬止於二百而
重刑之條日減於前而輕刑之條日增於舊也李悝在魏文侯時著法
經六篇商君受之用以相秦蕭何在漢攬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
九篇而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八篇於是法禁為詳其後挾書之律
則除於惠帝之四年收孛相坐之令則除於孝文之元年誹謗妖言之



法則除於孝文之二年內刑之除又見於孝文之十三年景祐之時復
定詔令而答者由待金武官忠民之犯法也於是張陽趙禹之屬條定
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悉縱出之誅禁絕浸密
法令凡百五十九章後漢陳寵之制漢法律而陳思奏二十三條為決
事比周應邵制定律令以為漢儀欲有廷尉板令春秋讞獄之篇唐之
初與首以十二條掃隋暴至正觀中房元齡等始定律令格式高宗時
律學之士則有律疏而律於是而始詳長孫無忌有留司格散頒格元
宗時盧懷謹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時有大和格後勅而勅於是而始詳
宣宗時張戣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勅為大中刑律統類故律
與格勅合而為一宋朝建隆命竇儀重定刑統而建隆編止四卷耳至
淳化則不編勅而仁皇之嘉祐則又有編勅韓琦等上之神宗元豐中
則命有司編條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罪重而違
令之罪輕也高宗時則有紹興勅令神宗時則有熙寧新書終宋之世
則未之闕也

世之講者曰古之法簡後之法詳愚以為法無惡於詳也聖人愛民之
心實自詳者始古之盛時象以典刑而未始詳於條目及呂刑作以告
四方而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而不以為繁聖人豈不知其有異於古哉
乃取而並列於四代之書者事愈繁而憂愈至也蓋自風俗日變而民
之庸偽愈紛而不能以自禁備一出於簡畧而不為之反覆以盡其情
則民亦何從而知所畏避哉是以漢刑法志載鄭昌之疏曰明王制定
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民無所弄矣唐史臣之制刑法曰古之
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詳
詳民之所趨避也其為治雖殊而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愚
嘗以是而求漢唐之法漢之法維始於三章之法其施於漢初草創之
時可也海內富庶之後三章之法其能禦之乎是以文景之世除肉刑
定並令輕重之數莫不備具正不敢以前日簡畧待之也其後如所謂
律本章句如所謂決事比例如所謂五曹詔書春秋決獄見於應助之

漢議者君子不惡漢之可於詳書之法雖始於十二條而十二條惟施於唐初草創之跡可也淳字既平之後十二條其能盡之也是以貞觀之時律令格式定於元蓋條目纖悉無不具載正不敢以前日簡畧待之也其後如所謂開元舊格如所謂開元新格如所謂開元勅天中刑律統類見於史志所載者君子不惡唐之至於詳宋朝列聖相承愛民之心有加無已國初重定刑統於編勅四卷太宗時則有太平編勅在淳化則曰淳化編勅在至道則曰續降編勅真宗時則有咸平編勅仁宗時則有嘉祐編勅神宗元豐中則命有司編修勅令凡有舊載之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罪重而違令之罪輕此尤足以見祖宗愛民之心也高宗時則有紹興勅令孝宗時則有乾道新書今日金科玉條纂輯成書得非得於祖宗之意乎愚嘗聞之李惺著法經六篇蕭何叔孫通為漢律而馬節諸儒實為之章句元祐中劉忠肅上疏請修法令而乞選儒臣以成一代大典蓋世民之法正不當付之深刻寡恩之人而當本之以道德儒學之士今日編摩之官提舉之臣皆足以仰人上意矣然四院深旨尤不可不念也雖然法不難於修而難於用二法之弊其權未必專在於有司而多於胥吏於今為甚焉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故凡賄賂之至者雖或有疾於法亦可僥倖而苟免徒手而表者雖明知不然而亦莫能直於有司是法本以求盡乎民情而其弊也反以濟猾吏之奸愚謂行今之法者當自去奸吏始不然纖悉備具不執于一是乃所以為舞文之具也吏何幸焉歐陽公曰法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至其繁縟則其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奸此刑書之弊也

獄訟

立刑之書始言庶言庶獄庶謹而中則曰庶獄庶謹而庶言不與終則曰庶言庶獄而庶謹不與三變其辭而獄獨不敢去焉所以重其刑也司獄之職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士師之職察獄訟之辭以斷獄弊訟有於士之掌國中遂士之掌西郊而至于方士之掌都家皆斷其獄弊其訟于朝士司刑各覆其民以議獄訟士師受中而行之古人之意

臣可見矣。周用高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曾加肉刑。至於始皇，專在刑罰，士石經書而補衣塞路，國成市而天下亂矣。漢高帝約法三章，文帝專務德化，禁網疏闊，用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數百，有刑楚風，淳于繫獄，竟感緹縈之言而遽釋犯，雖監環之罪卒從釋之之議而遂滅武帝，興安窮民犯法，於是張湯趙禹之屬，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淮南衡山之獄，死者數十人，杜尉訟獄，逮十餘萬，宣帝時，溫舒論治獄之吏，以為秦風尚存，於是選于

定國為廷尉，伯用為廷平，齊居決事，獄訟號為平矣，而趙蓋韓楊之誅，猶未免有諫。唐太宗天姿仁恕，即位之初，有勸以刑威肅天下者，魏證以為不可，因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善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尤於刑獄為謹，念囚刑之久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也，覽明堂彙經而鞭背之刑不取用也。三復奏亦詳矣，而重之以五覆奏，嚴獄於大理亦足矣，而又欲議之於中書省，此所以四年之間，斷獄止二十九人，囚徒三百，縱之復還，此仁恕之效也。垂拱以來，欲以威制

天下，於是刑罰與來，其法之於開告密之門，作訊囚之法，如狄仁傑魏元忠之徒，無所不免，有非徒有功之平恕，廷爭獄事，則唐之基業亦危矣。元宗臨元之初，號稱治平，人罕犯法，刑部所斷，天下犯罪，纔十八人。一及李林甫用事，而獄訟自是而日繁矣。宋朝太祖始用士人分治州縣，一之獄，大憲厚也。中遣官諸路，提點刑獄，而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關報審刑院事，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丞相又以聞，然後論刑，其謹重之意如此。

群書考索卷六十五

後集

群書考索綱目

續集

經籍

凡四百二十二條

諸史

凡一百一十六條

文章

凡四十五條

翰墨

凡五條

律歷

凡一十五條

律

凡三十五條

曆

凡六十三條

五行

凡一十四條

禮樂

凡八十二條

封建

凡一十八條

官制

凡三百一十八條

兵制

凡八十二條



財用 凡七十一條

輿地 凡四十九條

君道 凡一百六十四條

臣道 凡二十五條

聖賢 凡一百三條

群書考索目錄



續集

木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卷之一

經籍門

河圖洛書

河圖象數

洛書象數

推原圖書之數

推伏羲神禹畫卦作範之原

辨劉牧口勿置圖書之失

先天圖

伏羲八卦次序

伏羲八卦方位

六十四卦次序

六十四卦方位

六十四卦圓圖

六十四卦方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傳序

易序

易非伏羲之書

未畫既畫之易

易先天而出

易以理傳

易理無盡

注易誤為害甚大

易者聖人取象以形天下

易道之用在人

聖人象天地作易

○卷之二

易之畫無窮

原易之象

述易之旨

先天之易

伏羲八卦

文王八卦

易之道

變易從道

乾坤三索

大衍之數

四象之數

掛扚過揲之法

乾坤之策

四營成易

用九用六

八卦之象

易取象於物

易精變神說

參伍錯綜說

易之為教不同

易之著卦

辭占象變

明筮

讀易之法

○卷之三

易為六經之首

何以謂之周易

易一名含三義

易卦何人所重

三易之所由作

卦辭爻辭難作

文王何以重卦爻

上下經法陰陽

上下經錯綜天人

十翼無異說

上下篇加經字

易始乾坤終未濟

六十四卦相生

上經

乾坤始復生卦

文言非聖人全文

乾坤位不居正

屯卦居次乾坤

七日來復之義

房易緯難用

孔氏據緯之術

大象在彖之後

乾坤獨有文言

乾坤九六之義

乾兌位不言方

蒙卦果行育德

緯經之說為當

卦爻主方位節氣

上言初一言六

小象在爻之下

下經

恒亨以濟三事

上下經對卦之次

六十四卦卦氣

諸卦不言人事

八卦對象次序

易卦氣之始終

卦象之用不同

繫辭分上下為非

卷之四

書

上繫舉十七卦

下繫取十三卦

書序之難信三條

序書義例不同

今文讀於安國

鄭玄不見古文

隸古不行於世

何以獨名為書

尚書名義不同

尚書篇數存亡

傳授傳注之作

虞夏之書同

書序於孔子

古文傳於伏生

諸儒不見孔傳

科斗定為隸古

穎達得罪於經

書何人加尚字

尚書體例有十

尚書百篇次序

堯舜禹湯名謚

左氏以虞書為夏

虞書

堯典曷為虞書

堯德兼言文思

舜德止言聰明

義和重黎之後

義和象中星定四時

寅賓寅饒之別

帝堯舉舜之意

舜典紀事不相屬

命官脫簡重出

協時月同律度

舜五載一巡狩

舜命官或遜或否

舜咨二十二人

九共當為九丘

三謨何以不稱典

寧禹臯陶稱稽古

禹謨何以加大字

益稷何以不稱謨

夏書

禹貢於夏書首

禹貢序不言作

禹貢治水順五行

五服遠近差等

五服貢賦之差

卷之五

商書

湯誓何以稱王曰

盤庚何以不言誥

太甲元年之疑

高宗身任傳說

說命出於漢後

伐黎之年不同

微子誥不言作

周書

泰誓非伏生所傳

武成非述作之體

武成一篇之旨

天錫禹為洪範

洪範皇極

皇極為至極

九疇次序之義

九疇以五行為首

向歆傳洪範之非

福極合為一疇

太伾何以以抹熨

大誥序文不同

周公營洛居上中

周召相營洛周

諸儒識君與非是

撫萬邦巡侯甸

虞周巡守異同

康王之誥分合

穆王非荒淫之主

穆王用夏刑之制

禮記以呂刑為甫刑

魯侯何以征徐戎

序何以終泰誓

雜辨

書備帝王之道

尚書之難者

篇意之不同

篇意序意之說

當求聖人之心

訓字之是非

遷史得罪於經

卷之六

詩

作詩之由

詩思無邪

詩六義

詩之教

詩之風

詩雅鄭不同部

詩體不同

詩序之辨

詩之傳授

詩禮樂又詩禮

詩所以宣民情

詩有正變美刺

召南有召公之詩周南無

周公之詩

觀詩見先王之風澤深厚

古人學詩知其大意

詩中和之理

卷之七

詩二南

二南作於周初

二南王者之風

二南樂章之名

二南何以先國風

二南篇次之序

詩周南

南國何以無變風

卷耳后妃求賢

卷耳經叙之文

螽斯何以喻后

漢廣何獨稱南國

麟趾處周南之末

詩召南

甘棠何以美召伯

甘棠稱召公為伯

何彼穠矣為刺詩

詩邶鄘衛

變詩以事為次

邶鄘為變風首

三國何以同風

邶豈在三國之前

詩王國

王詩何以居變風

王風何以次衛

詩鄭國

鄭風何以次王

詩齊國

詩魏國

魏風何以次齊

詩唐國

唐風何以次魏

詩秦國

秦風何以次唐

詩陳國

詩曹國

詩魯國

檜風曷次於末

詩豳風

豳詩居變風末

豳風獨念公劉太王

豳詩何不列於雅

管蔡何以列於雅

詩二雅

雅頌何以稱什

雅題何以稱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雅大雅之別

小雅何以先大雅

大雅小雅之樂

諸侯曷用小雅之樂

小雅曷無刺厲王詩

鹿鳴何以先小雅

六月小雅之變

大雅

大雅正變之篇

公劉何列於大雅

詩周頌

三頌為體各異

頌詩何以言周

詩魯頌

魯頌何以有頌

魯頌皆史克所作

魯頌惟闕宮可疑

詩商頌

商頌著後王之義

周太師何得商頌

宋何以無商風

雜論

風雅頌之體不同

詩刺頌倒之疑

論篇章散亡先後失序

古人學詩不同

宋朝傳授之學

卷之八

禮記

多出孔門弟子

五禮之所由始

禮有三起之義

禮記雜出記錄

非禮書者七篇

篇目各有所屬

記內禮

曲禮所記五禮之疑

禮有經有變

毋不敬是統言

記王制

王制載事之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月令

月令之說不經

月令中星之疑

記文王世子

文王何以稱三朝

記禮運

禮運之言訛謬

記明堂位

明堂位載事之疑

記樂記

樂記作於漢世

論樂記之一篇

記儒行

儒行非孔子言

記鄉飲酒

鄉飲酒有四事

雜辨

禮書逸亡篇數

歷代禮樂存亡

卷之九

周禮

周禮周公所制

篇名異見七處

周官分合兼稱

周官文不可行

周官職屬煩多

周官鄉遂無法

鄉遂都鄙之法

周官為治之煩

周官體制難行

周禮之書不可信

六官法天地四時

六官首序之同

六官職掌互見

六官互相參錯

稱官之名義

序官之義有二

歲時教帥民里

六官皆有考

周公所立條貫

是周公意思

可見周官法度

建太平之基本

為一代之法

禮天官

有天官大宰

天官象天所立

三公無正職

冢宰職不言同

王府內府分職

內宰統御內治

王后參預外事

府史胥徒有無

序官與分職之辭異

宮正內宰獨均稍食

禮地官

地官象地所立

五教十二教之別

鼓人六鼓之用

載師任地之法

甸澮溝洫之制

井地制田之例

王賦內外之制

宮城大小之制

以國服為恩

卷之十

禮春官

春官象春所立

春官叙官不同

宗伯名號更革

宗伯不布象魏

宗伯天府之職

三禮五禮之別

五帝六天之說

六宗異同之說

司樂六德教國子

三德三行

司王朝之制

樂舞存六代之樂

巾車用旗之制

司常九旗之象

禮夏官

夏官象夏所立

夏官序官不同

司馬胥徒獨多

禮秋官

秋官象秋所立
司寇名號更革
二鄭采地之制

秋官叙官不同
二鄭郊遂之制

禮冬官

冬官象冬所立
冬官所記之意
二鄭五材之異

冬官考工七節
司空名號更革

雜辨

賦錢輸貨之制
里布夫布之罰
餘夫何以如正
設官等叙之制

夫家授田之制
至田何以無征
封國大小之制

卷之十一

春秋總論

春秋為百王之大法

春秋之法大者

春秋之著書

春秋聖人之用

五經有春秋

春秋窮理之要

傳為按經為斷

謂之孔子刑書

春秋之大旨

明道正誼之書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

何以春秋名書

春秋不以日月為例

五始非褒貶之要

春秋之言有三

春秋之諱有四

春秋書有異辭

記事必具四時

無事必書首月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何以異於史

春秋何以不書征

春秋褒貶之異

春秋辭有隱直

春秋所書有喜怒

春秋書卜郊之別

春秋踰年即位

春秋書少之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二

春秋書盟之例
春秋三傳之學

春秋其例不一

隱公

魯何以得稱元

何以黜周王魯

春秋何以不取隱

春秋何始魯隱公

八年魯鄭易田

威公

威公何以不書王

莊公

盟扈何以書日

閔公

元年書季子來歸

二年書告祔莊公

僖公

齊威葵立之會

文公

魯郊何以不貶

躋僖公何以書

宣公

書不郊猶三望

稅畝何以書初

成公

作丘甲何以書

鄆陵之戰書晦

襄公

武仲如晉何不書

會于宋曷先侯

春無水何以書

昭公

鷓鴣來巢何以書

墨肱濫奔不盡邾

城成周曷不書盟

定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人歸魯侵田

引三都

哀公

春秋終於獲麟

雜辨

子貢未可言春秋
游夏不能措一辭

子路未可見春秋
公穀不能盡其意

三傳總論

三傳何以並行

實有廢疾墨守之辨

隱公

三傳言二王同異

三傳言隱即位不同

成公

三傳言書王不同

三傳言蒸不同

莊公

三傳言不書即位不同

三傳言築館與同

三傳言錫命不同

三傳言書狩不同

三傳言書及不同

三傳言桓盟不同

三傳言來聘不同

三傳言用牲不同

三傳言仲孫來不同

僖公

三傳言乞盟不同

文公

三傳言不雨不同

三傳言宋楚平不同

成公

三傳言立甲不同

三傳言歸汶陽田不同

襄公

三傳言城杞不同

三傳言書下郊不同

昭公

三傳言書雩不同

定公

三傳言定無正始不同 三傳言齊人歸田不同

三傳言五月郊不同

哀公

三傳言用田賦不同 三傳言獲麟不同

○卷之十三

諸史門

史記

馬遷之書能盡壞夫人之心

進奸雄羞貧賤有激而云 同前

載子貢游說五國之事為非

不當論商鞅桑弘羊之功 同前

龜策不當謂之傳 馬遷不當目項羽為王

辨葛洪論馬遷紀傳之非

夷齊而上賢臣尤多列傳不當以夷齊為首

述史記本末 馬遷去取無據

遷非有意於明道亦非有意於譏刺

分紀傳世家書表皆有深意

班固論馬遷先黃老崇勢利固之言為非

馬遷不當採次異聞以為傳

史記之體夫撰錄之煩 五帝紀世次顛錯

律書伯夷傳皆有深意 史記多出於後人增益

表載十三國而不數吳猶春秋待越以夷狄

不當裂取六經傳記之文 同前

不當與父俱稱太史公 同前

呂后不當列帝紀陳涉不當預世家

左傳史記前漢書

左傳不得為省史記漢書不

劉向所著多虛偽

卷之十四

史記前漢書

與善隱而彰懲惡直而寬 同前

固依遷之藩籬 遷固皆有失

史記當呼漢祖為漢王漢書不當加以漢字

班史載陳涉事不當用遷史文皇甫謐載嚴君平事不當

用班史語 同前

史記不當以無恤為賢漢書不當以韓信為賢

言簡而意盡 遷固載事之失

遷未為全得固亦未為全失

太史公諸表為是班固古今人表為非

遷固易地而處本無優劣

史記前後漢書

三史載虛文為非 互相譏詬

前漢書

不當蹈襲遷論以足其書不當取遷雄之自序

表書王侯號謚姓名皆有深意

司善採擷漢事充于簡冊 同前

孺子不當書於莽傳 同前

不當以嚴延年證子貢舟有

漢書敬史記後人做漢書 同前

漢書包舉一代 古今人表品藻失次

述漢書本末 相如傳乃自叙班固不知

同前

左傳荀悅漢紀

左傳非畧吳楚漢紀非簡鈎奴

荀悅漢紀

不當以班彪王命論實西漢之末

前後漢書

二史不當目更始為劉元 今前

後漢書

不當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

姓名既書題目又顯不當又標為列女高隱之類

載更始事為非

論之外不當復有贊

紀載多失

卷之十五

三國志

不當書魏為紀吳蜀為傳 同前

蜀書不當首標二牧次列先主

陳壽以父仇而謗蜀

後漢書

不當因彼虛譽定為實錄 同前

晉書

紀傳載記皆太宗之失為甚多

史家皆文詠之士競為綺艷不求篤實

史臣筆力短弱多失事情

晉書本非御撰

多採小說為非

傳劉伶畢卓而取何事 正元元和之後皆長於文故述

史者為近古正觀開元之前猶短於文故述史者為得

罪於古

傳之所記載者十不得其六七贊之所褒貶者百不得其

一二

稱為御撰是掠美於群臣

梁陳隋周書

多正觀貴臣為父祖揚名

北史魏書

二十八君不當襲其虛號

隋書

不當依阮氏七錄指晉朝劉石符姚等書為偽史
王邵表充兩傳徒載繁辭

漢書唐書

傳儒林循吏獨行隱逸獨義孝友非漢唐美事
張湯杜周何不列酷吏蔡琰何以傳列女裴延齡何不列
奸臣

唐書

陸長源唐春秋懲勸皆有深意
唐書記名字官名多誤 同前
唐史官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故不能貶惡揚善
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等刊脩

新書紀志表傳大數

新書帝紀所書之例

新書志傳所書之例

唐文人多而史才少

孫之翰論唐事皆舊史所不及

歐陽公脩唐書不掩宋公之善

歐陽公撰唐書皆有深意 同前

人主觀史宰相脩史之失 同前

人主觀史宰相監脩之弊

史通

各有可貶可褒者

通鑑

惟通鑑便人主觀覽

五代史

用春秋法

史官

世不易戰

○卷之十六

諸史

正史

偽史

起居注

故事

職官

儀注

唐律令格式

國史

國朝之史

記注

玉牒

會要

實訓



○卷之十七

文章門

古今之文

文總論

諸家之文

文體

文以氣為主

歷代文章

文章辭達而已

孔葛之文

東坡自評其文

文不恃大而頌

編年

雜史

實錄

詔令

元和國計簿

刑法

唐律疏

神宗實錄至高宗始定

脩撰

實錄

日曆莫詳於建炎紹興之所錄

正史

文用

文窮

出於自然者天下之文

相如王褒以文倡於蜀

文貴涵養

道勝者文不難至

文不適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得於心而成於言

經義穿鑿甚於詞賦

文章蹈襲

古文有三等

前輩文章各有所短

諸儒文章優劣

文以理為主

文隨時尚

文體文指文趣

宋朝文變

文章各有所長

近世文章之變

楚辭

楚辭類於詩

屈原作離騷

楚辭諸篇之意

屈原之為人

諸家續楚辭

諸家楚辭篇次

反離騷

總集文集

總集

人主文集

詩賦

漢唐叙詩賦

隋志論文體

論詩

歷代詩人之優劣

李賀之詩

韓杜集詩文之大成

觀文可以知人

。卷之十八

文選

蕭統去取未為盡善

滕王閣記不入文粹

品藻文章

翰墨門

字翰

有字書之始有字畫之變

同上

古字之誤有四

同上

字音之失變於四方言語之殊感於漢儒穿鑿之見

造字之本有六言

古詩音字

卷之十九

律曆門

律曆

律曆志書

前漢律曆志附漢

總論書志所由起

諸志皆祖太史公

唐史志曆不志律

漢曆之數起於黃鍾之命

候氣律樂律由律異同

律度長短不同

律圍周經不同

律呂上下生不同

律候氣之法不同

律氣盛徵不同

天地人三統不同

三統之實與三始之義

黃鍾律數三復而得甲子

卷之二十

律門

律數

生鍾分

生黃鍾

八觚算法

乾坤之策二篇之爻

天地之數大衍之數

大衍算法

九流算法

周秘率

卷之二十

律聲

律生於辰聲生於日

宮為五音之主與他音不同

黃鍾為聲律之本與諸律不同

音始於宮窮於角

七始為正聲旋宮不同

五音所屬及清濁之說不同

冬至樂均清蕤至樂均濁與本律清濁不同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

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生六十音六六三十六生三百六十

音以當一歲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聲相生不同

十二均之制不同

十二笛長短之制不同上者荀勗所作下者梁武所作

荀勗笛律之制

五聲諧八音

八風括

律呂相生

十二鍾

無射鍾

律度

度所記

荀勗駁杜夔之尺阮咸駁荀勗之尺

律量

以尺制龠

古斛之制不同

積實為寸為主抄撮升斛大小多寡之說不同

斛銘

律權衡

律權衡

卷之二十二

曆門

曆

歷代曆

後漢姜岌斗分說

春秋所用何曆志

唐志

曆不可執一

自唐至本朝曆名

曆久必差必須更革乃善

同上

作曆當以儒者

曆元不同

太初曆元不同

日度歲差

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周復不同

斗分不同

東井南斗度加減不同

孟春日度所在不同

日月周天度之餘附

大餘小餘

春秋譏失閏釋者不同

釋火猶西流之說不同

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

日蝕議

平朔定朔不同
月道陽曆附陰曆

卷之二十三

三正

太史公三正若環循之說註夏時

真夏曆真周曆

易春秋天人之道

大衍曆

七十二候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解節駟見而

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 同上

日躔

冬至日景有長短

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

同上

晦朔弦望章節紀元

章章中章月

節五十年會五百年

紀

元

日法

月法

閏法

會數會月會歲

周至

周天

月周

通法

策餘

小周大周

一行五星議

五星約法

總論諸曆

曆有歲差之法

論堯夫立差法

楊雄兼知法理

歷法先論太虛

曆知三辰所在

曆差其來有漸

推曆各有所本

古今曆法不同

曆之差因日食

卷之二十四

五行門

言家實集卷之二十四

初心月錄

七

五行

漢五行志

一圖形今之意

金木火從類

五行之相得

五行自陰陽

五行所生之序

十是五行數

一圖指傳之謬

陰陽生水火

五行之相生

陰陽為水火

五行氣質

五行循環相生

五行之序

卷之二十五

禮樂門

禮樂

總論禮樂

史記集經子為禮樂書

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為二

夫子志四代禮樂

班固志以庠序為禮樂之原

禮樂以成教化

禮書鍾律

禮

禮總序

歷代禮

漢禮

郊祀分合不同

郊祭疏數不同

後郊為明堂配享不同

郊丘明堂制度不同

郊丘明堂儀數不同

封禪郊丘明堂之意不同

同上

天地神祇位號不同

秦時南北郊議論不同

六宗解釋不同

太乙九官貴神

天下宮觀祠祀

太社太稷

籍田先農

臘腊五祀

風伯雨師雷師

嶽瀆山川

每歲常祀

卷之二十六

親享太廟于郊

大廟原廟

廟室廟三祭器祭食

宗廟昭穆

論信祖不當祧當為本祖萬世之始祖

廟議得失不同

帝王夫子廟

忠臣孝子廟

徽號

朝會

常朝常參

入閣晚朝

朝服公服

冠弁巾幘帽

璽佩鞞印綬

魚笏帶

圖畫衣冠

蒐苗獮狩

射享食鄉

冠婚喪祭

短喪

墓祭火葬

喪服議

卷之二十七

樂

序

歷代樂律

成周郊廟樂律
漢樂不古

本朝樂律

本朝樂律之議

歷代郊廟樂章

郊廟鼓鼗箎絃

大祭小祀皆用樂

封禪獨不用樂

樂成感格

殿庭通用文武二舞

朝會用雅樂

燕樂

清樂

單樂

樂曲詞

樂音

樂音生於人心

樂律

聲音律筒鍾均

定律始於尺定尺始於黍

樂律定於近世之儒

聲律

律呂

金聲玉振

樂器八音因革

樂縣

樂有八音之節

聲相聯如貫珠

樂未作擊鐃鐘

六十聲如甲子

論作樂體雷聲

樂者蓋本乎政

卷之二十八

封建門

封建

辨蘇子由古史論封建之不可復

封建則無夷狄亂華之患

罷封建而郡縣最是

封建乃天道之公郡縣乃一人之私

不必封建

分封之策文帝已行

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秦漢之際月表

諸侯王表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封侯

周漢建封之意

卷之二十九

官制門

歷代官制

總序

職官表志

歷代官制因革

歷代官名沿革

歷代改制不如省官

歷代因名不如務實

漢官制

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

加官之制

光武省官非濟已私

政權必有所寄

北石中石試官守官

漢唐樂義名

唐官制

太宗省官固善不合有員外之置

開元六典象周為制 同上

宋朝官制

國初務實意 元豐改制因唐六典

政和改宦官武臣之制 新舊官制

省冗官 權行守貳

卷之三十

三公

唐虞夏商周三公及宰相之職

辨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司馬毛公為司空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 同上

前漢三公之名不正 同上

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非三公

後漢三公之名不正 唐三公之名不正

秦漢晉魏隋唐三公之名不正

太子師保傅

三公九卿

武帝遷推三公九卿不拘常法

三省

總論 宰相總三省

論三省始置之由 三省分建衆官不專一相

政事堂不當移於中書省

同前

軍國大事中書省審門下駁正

六省

唐分六省而降內侍 清中書之務則天下之事易辨

國朝三省之制

後省

都司

卷之三十一

宰輔

天官乃冢宰之加官

周制尚兼官

太宰兼行六卿之事

太宰兼統內庭

道揆法守

責任

體統

同上

周公相君比舜禹益伊尹傳說相君不同

周公為相事事物物各得其所

漢宰相

漢三公名不定

權有所分用儒不得其真

宰相當通知錢穀

漢相失權始於陶青

武帝任九卿輕宰相

漢曹參為相不當拒人之言



曹參當相

漢止一相

漢相優劣

漢相夫職自陳平始

漢初宰相御史大夫尤親密

漢初相猶有權其後備置 同上

漢初御史大夫無覬覦為相之心

漢世宰相權輕

漢相權輕已久

漢武帝之始君弱相強其後君強相弱

漢初相權甚重其後相權甚卑

丙吉為相政治未善而求陰陽和

丙吉為相不為憂邊思職 同上

漢宣中興之功當始於霍光不在丙魏

漢世宰相名之不正

光武不任大臣政歸房闈

漢尚書權重

宰相權輕九卿權重

大尉廢置不常



唐宰相

唐宰相下行有司事他官上任宰相之職

宰相合諫諍兼用久任 政出二三

唐三省六部尚書御史相統之制

房元齡為相無迹可尋 同上

唐言良相必曰房杜不及魏證

唐武后用相何其多 狄仁傑薦張柬之可為相

狄仁傑姚元崇薦張柬之可為相

明皇相李林甫故召亂 同上

明皇不善用宋璟韓休張九齡

明皇欲相張嘉正而忘其名

明皇之臣以鯁直而相者凡三人

明皇重姚宋而輕林甫然寵任林甫過於姚宋

房杜為相善用天下之才 同上

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裁諸用

宰相兼樞密

宋朝人才

累朝宰相得人

參樞

參知政事

樞密院

密院虛設

六尚書

唐六尚書

宰相吏部皆得引其權

宋朝六部

元豐革六部之弊

尚書六部總論

吏部

吏部

戶部

戶部

宋朝戶部財宜歸一

唐戶部大畧

禮部

貢舉

兵部

刑部

工部

劉安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

罷三司使審官院審刑院三舍法事始歸於四部

唐吏兵尚書資任尤美 同上

唐禮部乃古司徒吏部乃古司馬考工郎乃古司士

兵部為閑曹工部為散秩 同上

兵部工部官職冗贅 同上

宋環為吏部人服其公姚崇為兵部武選亦治

卷之三十四

翰苑

翰苑總論

商周秦漢代言之官

西漢代言之官

漢中大夫侍郎黃門侍郎尚

書令六曹侍郎唐舍人學士皆文章之選

唐翰林

內外制之名

唐天府學士北門學士

唐翰苑之官

唐不當有私入之目內相之制

唐置翰林及與釋老技術之徒雜處

唐與宋朝學士舍人之職有所區別

漢唐宋朝代言之官

唐及宋朝翰苑之官

宋朝翰林

宋朝太宗掌筆玉堂

給舍

漢王嘉封還董賢除官詔書

漢魏置給事中中書省舍人與唐異

同前

唐人封駁之職

給事中非專判機務翰林非專備顧問中書舍人非專掌

外制

宋朝給舍

火。卷之三十五

漢館閣

漢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蘭臺麒麟天祿之屬皆在內禁
漢魏晉唐館閣之職

唐館閣

唐中宗以術士為秘書監

宋朝館閣

宋朝三館秘閣四庫藏書

宋朝有龍圖閣秘書監崇文院國子監

宋朝置昭文集賢史館秘閣之異名

宋朝館閣職任之濫 同前

宋朝館職不輕於授人人亦不取輕進

宋朝館閣多為貼職

秘書總論

紹興重建秘書省

史官

史官總論

唐世崇尚史官故史官記事最詳

古者史官皆世掌與久任今時史官亟拜亟罷

唐韋述只是史才不比春秋時史官忠義

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

宋朝史官脩撰多簡畧遺失

寺監

寺監六典之制

寺監總論

院

唐世建官之繁

唐世置使之繁

六院四轄

宗司

臺諫

臺官總論

諫官總論

古者諫官無定員後世諫官有常職

諫官御史其職各異臺諫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

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 御史府尊則天子尊

御史過於宰相翰林 御史之責最重

周以保氏諫王漢因設諫官周以御史贊命漢用司糾察

漢言路有限 漢不獨諫官得言事

漢初中丞得行其權其後不得舉其職至漢始置諫官

漢宣帝不當出諫官為郡守

漢唐之世御史得人其後所任非人

漢唐諫官至多 宋朝與今日不及

唐臺諫是二職臺官僕射左右丞劾之

唐世諫官救君失於悍然

高宗習見太宗時諫官言事穆宗習見憲宗時諫官不諫

睿宗護直臣恐為奸邪所噬

顏真卿嘗為臺官明皇不識其狀貌

肅宗時李勉劾管崇嗣憲宗時溫造劾李祐

韓昌黎論陽諫議不言政 同上

唐世臺諫多為人所擠陷 同上

唐世御史權重其後權輕 同上

唐世諫官事有關先規正宋朝臺諫事未當始論列

今之正言即唐之拾遺 同上

宋朝最重言官 同上

宋初百官皆有言事 古者無越職言事之禁

不求識面御史 觀望風采

宰相臺相為紀綱

臺諫各得言事

累朝得人

經筵

侍讀侍講

卷之三十七

監司

周始置監司

漢監司

宋朝監司

象司

總司

常平茶鹽司

論監司當改曰按察

監司不盡其職

監司不敢舉劾

輕授非人

任監司之說有三

郡守

漢郡守

唐郡守

宋朝郡守

京尹

郡守得人

守令

守令

遠方守令虐民無由上達

今日守令之弊

善治所感

秦無賢守令故民離而亡

守令數易之弊

蜀廣之守不應輕異

守令在勸沮

縣令

漢縣令

縣令

作令亦足以濟民

縣吏曠職而宛轉以自全

縣道窮迫難為

州縣貪殘害民等事

州縣吏便已而害民

能吏良吏不同

今不應以財賦責守令

州縣催科獄訟

奉使

輕相擇使

使權輕重

遺使女真無謂

不可使士夫辱於虜庭

內外官

周重內輕外

均內外

周冢宰屬官

周內外廷相通

漢內外無輕重之偏

漢初內外朝相通其後始不相關

漢內外常若軒輊

唐內外官迭為輕重

宋朝均內外

帖職祠祿

次。卷之三十八

吏治

宣帝循吏多於文帝

德化盛則循吏無稱

宣帝雖有循吏亦有酷吏

景帝始有酷吏

武帝時皆是酷吏

武帝以酷吏為能

考課

唐虞成周考課先申明邦法而後誅賞

考課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

唐考功之法善

薦舉

武帝朝所薦皆言利之人 同上

舉主改官之弊

連坐舉主法之非

薦舉為國非為己

薦人不敢虛詐

宋朝有擇舉主察舉人賣舉主之法

薦舉得人

舉人乃所以為資

趙普賢薦二人

限日舉賢

改官

舉官額

選舉

王制

漢唐制度

鄉評

唐志謂進士尤貴得人亦盛

漢科目

銓選

漢無限年

辟除

流品

銓選之制

卷之三十九

爵秩

漢封侯

食邑

周禮

唐選舉之弊

貢舉

遷轉

選曹

雜流

磨勘考課

周爵祿

唐階勳爵

古人以穀粟制祿

唐俸祿

資格

宋朝堂除及資格

任子

古者官人以世

任子保任之法

唐資蔭甚濫然其選輕

任子較試之法

久任

久任

漢爵

古者世祿不世官

漢祿秩

宋朝俸祿

資格之弊

選擇而後用

漢資蔭

宋朝資蔭之濫

宋朝久任

入才

人才

節義

先漢有節義之實而亡其名

朋黨

歐陽公朋黨論

漢黨錮

漢唐黨不同

唐黨錮

宋朝朋黨

卷之四十

兵制門

周兵

兵志存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兵寓於民

夫家數

兵數多而民役簡

兵甸之法不行於鄉遂

兵甲

內政

軍制壞自宣王

魯作三軍

畿兵不出

變至秦而極

卷之四十一

漢兵

漢京師無養兵之費

武帝變兵制

漢更卒

漢賦兵

漢七科謫

漢發兵

漢軍賦

漢兵權在內則分在外則專

漢用兵掌兵養兵之制

武帝征匈奴

趙充國屯田金城

漢南北軍相制大綱

漢南北軍本末

南軍衛尉寺 郎衛 期門

北軍中尉府 羽林府 城門 都尉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賦

漢晉夷夏相報復

總南北軍

光武用兵掌兵養兵之制又

卷之四十二

三國兵

三國養兵

三國用兵始末

三國用將

又同上

赤壁逆戰肥水附

晉兵

西晉合離始末

東晉與五胡不能相統一

宋齊與元魏不能相統一

同上

梁陳與魏不能相統一

六朝兵

六朝掌兵之職戰

又同上

南北養兵

隋兵

隋兵民之盛

隋唐征遼

卷之四十三

漢唐兵

漢唐兵皆三變

唐兵

唐兵志府兵○方鎮○禁兵

府兵乃兵農之分

府兵煩勞

府兵府數異同

府兵廢而後有養兵之費

府兵後繁地遠所以難守

唐太宗老猶好兵

唐兵三變始末

唐南北衙

唐兵之制善於漢

唐志與陸贄論府兵多寡不同德宗初年

李泌議復府兵德宗末

唐五代養兵始末

石晉失關南十縣

周世宗制兵之善

卷之四十四

宋朝兵

太祖善於制兵

宋朝藝祖用將

宋朝三衙四衛

宋朝三衙四廂等兵三衙四廂

禁兵之數與今日之弊

養兵之制

民兵

太宗兵制壞於童貫

宋朝兵精

宋朝精兵

開僖用兵不是處

丙寅用兵賞罰不當

小人每輕啓兵端

宋掌兵管軍之職又一篇

宋朝養兵之制

今日養兵之策

卷之四十五

財用門

周財用

周官理其財之所出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

周漢唐財用

周漢唐內外財

漢財用

漢初內外財不相通東漢今歸大農

後元富彊緣不用兵

郡國財賦

養財所自出

唐財用

唐財用為人主私藏

唐財賦倚東南

宋朝財用

會計錄

精會計

今日費用

今日財有隱耗陰耗

宋朝內藏備非常之用

祖宗時利權不分

內外財計不一

祥符天禧出入之數

今日總司之財

四總所掌錢糧

紹興歲入之數

嘉定歲入之數

財耗於兵官

卷之四十六

東南財賦

東南財賦之淵藪惟吳越最為殷富

唐財賦皆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

祖宗之時銀絹繒絮錢穀皆仰給於東南

天下地利古盛於北者今皆盛於南

東南牧養

方今王氣盛於南故牧養亦盛於南

東南歲入

宋末所入倍於祖宗時所費亦倍於祖宗時

東南縣邑民財

自晉南渡之後東南漸重而西北漸輕至于宋朝東南愈

重而西北愈輕

九州所產

周九州所產與禹貢九州所產畧同

九州之田

吳越閩蜀之田在古為瘠薄在今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

九州田賦

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有田輕而賦重有田賦俱等

九州之賦惟梁揚冀豫有時錯出

九州土貢

九州土貢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賦無地不宜故

特有高下

唐鄧汝穎陳蔡許洛地利

古稱肥腴之地至宋朝反成瘠鹵境

兩浙地利

吳越未嘗被兵故其地利尤富

荆州地利

鄂乃荆州之地於古為齊自唐以來乃以沃穡

揚州地利

揚州於古齊薄而近世乃為衍沃

淮浙財賦

國用多而常患不足蓋知生財取財而未知節財

江淮巴蜀財賦

漢唐以江淮巴蜀財賦給軍今以江淮巴蜀之資供軍用
何不見其有餘

兩淮湖廣四川財賦

版圖視古為減而財賦視古為增

諸路經制總制八樞及兩浙歲收緡錢

宋未取民多於宋初時

兩浙改帳江西月卷

二者稅額大重

兩浙租賦

兩浙既供兩淮歲輸茶鹽又隸朝廷取民重於宋初時

唐諸郡土貢

諸州貢絹

諸州貢綾

諸州貢綿

兩州貢絲葛

諸州貢絲布

諸州貢紵布

諸州貢紬紗布

諸州貢紵絲

兩州貢錦

諸州貢葛

三州貢金

二州貢銀

二州貢羅

一州貢蕉

諸州土貢

四京所貢

諸州土貢

國都漕運

古者國都甚近故未論及漕運戰國爭事攻戰秦人罷侯置郡始論及漕運

關中漕運西漢

漢初漕巴蜀粟後漕關東粟最後又漕山東粟

關中漕運唐

漢不仰江淮粟至唐始專仰江淮粟

關中漕運唐

唐初漕運未甚多自後益多於前

關中漕運漢隋唐

隋漕運多於漢唐又多於隋

汴京漕運宋

宋朝漕運之初

宋朝恃汴河為急

汴京漕運

四路粟惟江淮最重

關西漕運宋朝

分汴京之漕以路江西

宋朝漕運

今日以東南而漕東南北之漢與宋朝為易

卷之四十七

諸路

東南十一路

淮南兩路

荊湖兩路

兩浙路

中原七路

京東二路

河南兩路

廣南兩路

福建路

京東西路

京西南路

京西北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路

川陝六路

永興軍路

秦鳳路

益州路

刺州路

夔州路

梓州路

卷之四十八

諸路

二十三路

九州

禹別九州

五服

陶唐五服

疆域

先王疆域

西漢疆域

卷之四十九

歷代

晉元中興

南北紛爭

梁亡

漢唐疆域

秦隋速亡

南北形勢

卷之五十

歷代

三代漢唐

宋朝混一字內

京都

東京

南京

北京

三都

卷之五十一

京都

京東東路

京西南北路

京西北路
河北東西路

西廣

廣南東四路

東南

東南土壤

南北

宋朝南北輕重

四夷

四夷

卷之五十二

地名

古今地名

卷之五十三

君道門

堯舜

傳賢

授受出於天

不得已而發道之秘

急先務

與人同

不言而信

不徇一人之好惡

四凶之用舍皆是

不輕絕人

堯

常變兩盡

進賢退不肖

未嘗以揖遜為高

敬天

樂言

堯舜非度

善處大事 湯武附

脩己用人兩難

外天下

無不通之情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刑賞忠厚

四凶非盡小人

傳賢亦為升未計

憫人為惡

以舉相去凶明舜於天下

先覺覺後覺

用才先考德

舜

忘貧賤富貴

不為居所移

察人倫

謹於用刑

先教養而後及刑

舜用刑止於四罪

盡憂難之道

等視輕重

一身而所為備

舜能用君子之朋

齊家

治家

以弟待象

命官無貧賤精粗之間

以奮起為心

不發規微之益

盡其所當為

德隨寓而著

怨慕

帝德用愆

待象為仁義之盡

言簡而易守

勉臣以立功立言

璣衡齊政

公道大明

夏商周

受命之符

得民心

本人情

誥誓

制度因革

仁

備先具

救弊以歸於中

兵不待擇而精

民相友助

商以強亡周以弱存

文武不分

無養兵之費專兵之患

高

紀此心之秘

勤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艱難勤儉

傳子

求諫

提領眾職

功著於平水土

功在萬世

禹無間然

不與水爭地

徇堯舜之道

人皆可為禹

仁智

不自滿假

啓

始有跋扈之臣

言戰以傷世變

不得已用賞罰

禹家學

卷之五十四

湯

處時之務

德澤深教化明

應天順人武王附

六事自責

罪已

救民武王附

具訓蒙士

無心伐桀文王附

因毫民以見忠厚之化

盤庚

不與民爭勝

遷亳非強民

民之忿心不可禁遏

法令恩意並用

君民相愛

高宗

用傳說

用傳說不可以常論

周公所論者世臣

至誠感天

夢得說

周

農事開國

民心念周

享國長久

文武待臣之至

日夜整齊其民

不輕於用刑

刑乃所以教

周官法度

君臣相愛

理財

周禮春秋有功於周

周官不載學校之官

用人無尊卑遠近

籍兵

待士

天報其仁

文王

受命稱王為妄說

視民如傷

勞逸

以人道使人

為商室繫民心

善處君民之間

挽人心以事商

不自足

涵養

教化

武王

非聖人之言失之過

征伐非聖人所欲

化天下

傾紂之否

急於聞道

有心於教

武未盡善是聲音之失

舜與武王同道

知天下之勢

憂無君

教化

通道于九夷八蠻

成王

不以法待士大夫

得周公以輔養

兵權不偏屬於一人

司寇不言刑

為治有序

關市之征

躬行周公之訓

宣王

備禦當周

攘夷狄

志足以立功

明文武之功業

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得與

不師古

先王良法美意不復存

不去肉刑

失道非一日

始皇

天厭秦

詩書之道廢

以失士而亡

又

坑焚之謬

以術留天下

吏不肯

知儒之不可殺

卷之五十五

臣道門

臯陶

刑不可有

以德用刑

論典禮與天命天討之異

以德用人

主外治

君臣相遜

稷

體阻饑之心見乃粒之民

其教即大司樂之樂德樂語

為生民立命萬世開太平

典樂兼教

伊尹

卓然獨見

樂堯舜之道

取予合義

從容於處利害之際

有天下之大節

人知其志於太甲復位之時

善進諫

傳說

高宗素知傳說

學無止法

開聖學之源

高宗之得說以心之通

周公

用天子禮樂

誠於任管叔

不相

行

聖賢門

孔子附

孔與天一孟聽天所命

辨害教者

論孟所言異而同

知人

孔俯就孟高致

孔孟言語之異

孟子未至孔子

孔孟不棄天

氣象之異

孔子

十年一化

文武相濟

不言之辨不得已之權

神化

網紀治功

不急於用

深知門第

憂在天下

作成門第

憂身與憂國不同

語默皆道

門人皆有用之才

鄉黨一篇該盡聖人

樂天

言無非道

生知

夾谷之會

寬猛各當

禮樂

學有形容難盡

溫良恭儉遜

繫周易

周公富貴不如孔子貧賤

居其備以收天下之全

贖三都

因才而成之

無可無不可

集大成

顏子

惟發二問

好學

同前

樂道

忘富貴貧賤二

克己復禮

四非目

與西渡同道

勇

以了再為聞

學造於小成

聞文章而知性與天道

見其進未見其止

樂聖賢之實

留情於富貴為貨殖

問一知一

問子壽

不輕任二

又

孝

子貢

善問

學不及曾子

季路

死生鬼神

喜聞過

百世之師

勇則不惑

可共慮難

求仁

曾子

貫也

革親

能之短而明之卓

所見大

得道以魯

又

子思

率性致中

言與湯合

言與堯舜合

善立論

孟子

於時君人欲中開道其路

明王道開異端

變孔子之論而歸於正

有大功四

性善

浩然之氣

功不下禹

有禹稷事功

正人心

正君心

知易春秋

知詩

道德之言

只言心

責雖人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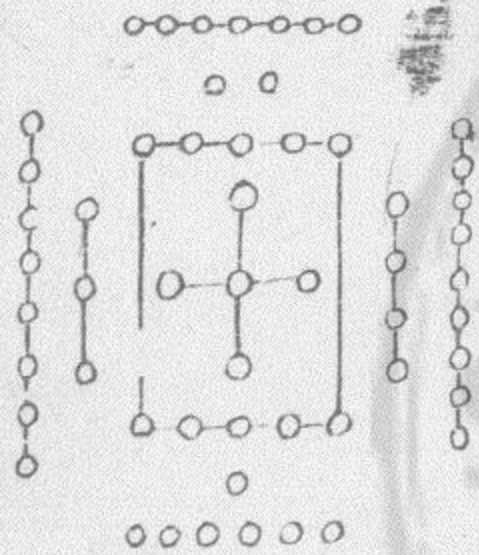
言行道

群書考索卷之二

○經籍門

河圖洛書圖者圖
寫其像

河圖象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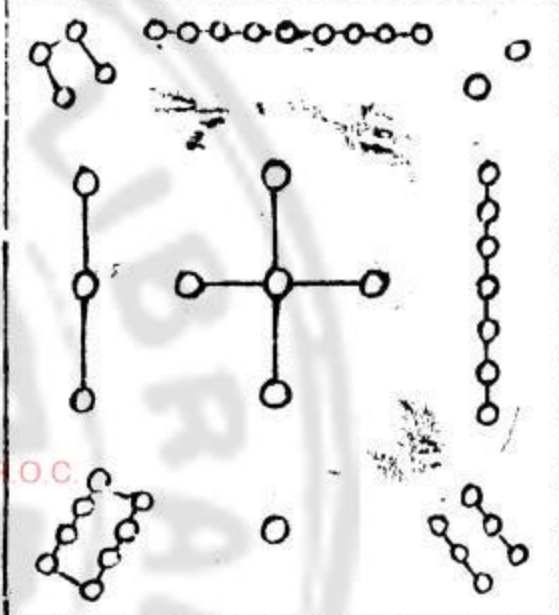
堂先生章俊卿 編纂
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右河圖之文前七二後一六左三八右九四居中者五與十也

洛書範數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
 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
 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
 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
 念用庶證次九曰嚮用五
 福威用六極

○右洛書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
 推原圖書之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
 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是
 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
 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
 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
 輕清而居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
 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
 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
 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
 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
 之此又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之數而為二十五積五耦而為三
 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

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所未言劉歆所謂相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獨其全以示入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啓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乏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二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

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為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則通於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皆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西北

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以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
旋一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
河圖之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
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
者生數二四六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而七則
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
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
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
之所以為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居其中則洛
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耦數二十者兩
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
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
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星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
其八為庶證其九為絜極其位與數亦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五則

亦太極也奇耦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含九八七六縱橫十
五而五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
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
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因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
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
不為圖也曰是其時雖有後先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
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
必追考於圖爾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
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
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
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
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推伏羲神禹畫卦作範之原辨劉牧易置圖書之失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

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書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
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關子明
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
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
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
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
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蔡西山元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
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為十為河圖
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首六八為足正龜背
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
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
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其實天地之

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
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
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
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
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
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
合皆為六十者無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一之屬雖不足道
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
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
占與莫大乎著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
已耳

文公見
學啓蒙



先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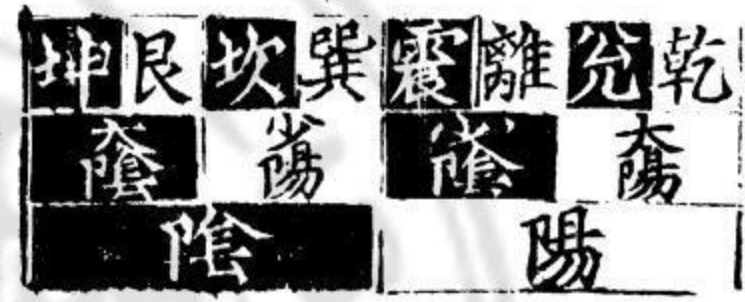
此圖明陰陽
相生之數

羲 伏



伏 羲 八 卦 次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卦四象兩儀

伏 羲 八 卦 方 位 太 極



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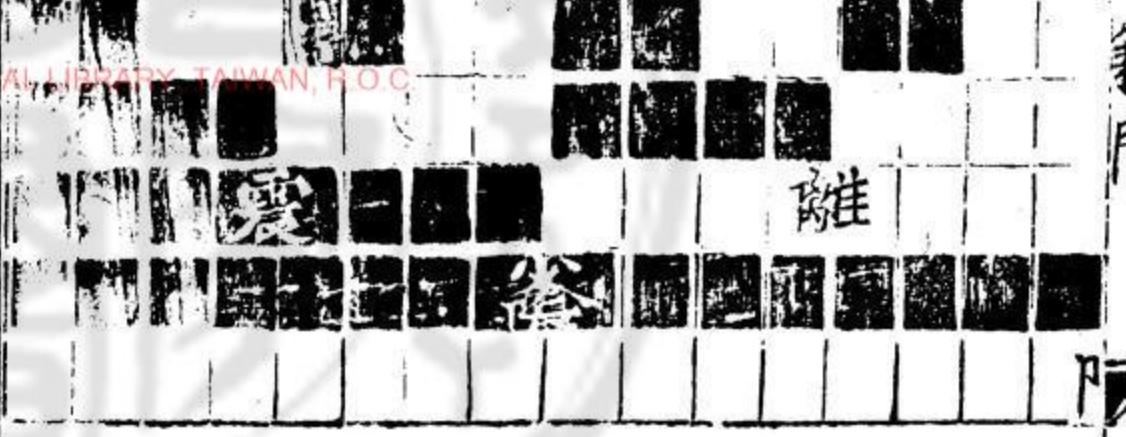
四

十

六

師 蒙 坎 渙 解 未 困 訟 井 蠱 巽 恒 鼎 姤

巽 順 益 震 隨 姤 師 賁 豐 離 華 貝



大才

大才

伏 羲 六 十

東

續集

序 次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漸	歸	旅	咸	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坤 艮 大陰 坤 艮

邵子曰大傳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一節明伏羲八卦蓋乾南坤北
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為
六十四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
也若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
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固嘗
推之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
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
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是即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
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
則愈小愈細則愈繁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
則分消則翕也逆翕盡而為純坤又非靜了便動此又有所謂太極在
一靜一動之間一動一靜天地人之至妙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
妙至妙者故又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
母陽之陽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始於復
而陰起於姤也蓋嘗有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未為貧須探
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姤時觀月窟後與姤相值可地逢
雷處看天根坤與復相值可天根月窟開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三十六
即八卦之數言也乾一則一宮兌二則二宮離三則三宮震四則四宮
巽五則五宮坎六則六宮艮七則七宮坤八則八宮三十六宮
是以圓圖言也若夫方圖造化尤妙又嘗有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
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
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又合圓圖方圖而並論圓圖其陽在
南其陰在北方圖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尤造化之妙處圖雖無言吾
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易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
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

謂至矣夫古雖遠道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
自秦以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
而求源此傳之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
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
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
於辭而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
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
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夫人焉

易序

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
甚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
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
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
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
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
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下
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五是以前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
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
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
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
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
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
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
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
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易非伏羲之書

易者天地之書也非伏羲之書也伏羲但法天而畫之耳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位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天地自然之書伏羲何預哉易為天地之書凡天地之間肖翹蠢動皆受形於易者也易其天地之理則凡天地之間有適於用皆受命於易者也。王弼韓安國談理而不談數故其學窮於談說卦揚醜夫長於數而不長於用故終於淪巫瞽史

未畫既畫之易

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易之理也有聖人者作然後制此之畫當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是故因彼之天地定吾二卦為乾坤因天地之卑高列吾六位之貴賤因天地之示形象見吾六十四卦之變化畫卦之推原作易之濫觴於是乎出此既畫之易上之書也易

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

易先天而出

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於聖人

易以理傳

三易同祖伏羲而文王之易獨以理傳五家同傳周易而費氏之學獨以理傳馬王諸儒同釋易之學而王弼之注獨以理傳然則明易之要在理而已矣

易理無盡

以象談易占筮者之事也以數談易推筭者之事也以理談易學士大夫之事也然而不可不兼也易之為書變易之義也泥於易而不變非知易也昔者伏羲畫卦夏得之而為歸藏商得之而為連山固可以洞吉凶矣雖勿變可也文王必變而為易周公作爻辭仲尼贊之一爻之中有兼數義者於繫辭又屢致意焉其言象也既曰乾為馬坤為牛又曰作結繩以為網罟蓋取諸離耒耜之利蓋取諸益明象之不可以數

端求也其言數也既曰大衍之數五十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明數之不可一端求也其序卦也既曰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故受之以屯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又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明序之不可一端求也天下之理無盡故易之理亦無盡天下之變無盡故易之變亦無盡聖人欲以三百八十四爻盡天下能事是宜其變動不居也

注易誤則為害甚大

客有問陶弘景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曰宜易先客曰何也注易誤猶不足以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為知言曾不知本草所以辨動植之性注而或誤其害有數也易之為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為之立言如王弼何晏之徒既自喪其身又亡人之國至於天下板蕩神州陸沈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此况遍談六經而誤者又何如邪弘景之言於是大矣

易者聖人取象以形天下

乾道無形聖人獨見乾之賾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無形聖人獨見坤之賾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無形之理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玄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黃雨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見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

易道之用在人

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吉隨之說隨用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歷聘以愛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辨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於摧如之退然顏子最少而進未止益之上九不可以過益故忌於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人象天地以作易

昔者易之未作非無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

孰得之其散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義氏歟是故
義者易中之高曾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
理具其名隱至包義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義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
重之仲尼繫焉而道始章然則包義氏之畫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
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
萬物之宜若為雷為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為山為澤觀法於地而
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
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具見於易而不得遁矣

群書考索卷之二

歸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易

易之畫無窮

卦畫生生無所終象所以為易道之妙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竊謂此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天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偶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
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
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
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少陽生
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
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
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兌少
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為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
陽則為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
名艮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
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
上又各生一陰一陽者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
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故傳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六畫者

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三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
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
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
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
偶則為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九畫
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十畫者千二十四矣
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
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貢易林變卦
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為圖於此而畧見第四篇中若
自十二畫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
二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與此合引而伸之
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

原易之家

論伏羲畫卦之原與
文王周孔演易之義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吳義仰觀俯察奇偶既

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
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
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日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偶
兌次二焉奇偶而奇坎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
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坎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
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
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
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
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
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
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敷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易學
孔子乃專用義理發揮
皆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主聖人聰明睿
哲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闢鑿

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下世變風移淳流質喪民偽日滋穆
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爻及周公
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
忠鈞深闡微如日之中墜乎末流淫于術數後句或欺黃裳亦設大哉
孔子晚好是書章編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
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
數年度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
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
匪警滋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易學

先天之易伏羲氏先天之易至康節始明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也兩
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
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
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聖人又已分明

說破亦不待更著言語別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
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東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
此為伏羲氏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
於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
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
害其為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
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大極之妙無不在焉文集

伏羲八卦

論數往者順知來者
逆及易逆數之說

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
震四有震四而後有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坎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
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
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
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

文王八卦
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
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變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
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來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
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
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陽學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兌西者
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
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當四
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
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
用半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

文王八卦

論文王改易伏
義卦圖之意

曰易逆數也易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使 將有行故巽指尚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易學啓蒙

易之道有太極之易不可不謂言

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闔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闔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文公答蔡西山

變易從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

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文公答蔡西山

乾坤三索曰震曰巽曰坎曰離曰艮曰坤曰乾曰三索

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也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人用之位者也易學啓蒙

天術之數圖洛書之五數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為五十矣何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其五與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洛

六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扚之數一其四者為奇兩其四者為偶其三變也掛扚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扚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扚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扚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九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扚退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扚進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陽若陽居一合九故其掛扚十二為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為最多少陰居二而合八故其掛扚十六為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為次多少陽居三而合七故其掛扚二

十為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為稍少老陰居四而合六故其掛扚二十四為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為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扚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為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多為貴者也凡此不唯陰之與陽既為二物而迭為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為一物而迭為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券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無者而况掛扚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扚而獨以過揲之數為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謾哉邵子曰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謂也

易學

乾坤之策

三百六十者本中數而言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老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四營成易

分二為一營掛一為二營揲四為三營歸奇為四營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

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巳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為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為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用九用六

陽爻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用六而不用八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群龍無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求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

易學

八卦之象

陰陽奇偶吉凶之象皆可以類求也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象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
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
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
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
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
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為則

易取象於物

但當據辭中之象以求其意耳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
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畧
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
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
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
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

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五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之幸
而偶合其說鑿矣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
而非有自然之勢惟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
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
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
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
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
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
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
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切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
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
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
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
忘之也

忘之也

文公

易精變神說 至精至變至神之妙皆不可以書言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察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窅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無思無為窅然不動云者言在策象在畫著在讀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操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歟

參伍錯綜說者難而互之也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錯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錯以三數之也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與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字之義沙隋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功之為教不同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程氏之書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之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

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廓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八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盡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文公集

易之菁卦

菁卦蓋出於自然之去象非聖人思想智慮之所為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不能自己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思想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漓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思想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切病焉因與同志刻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學

辭占象變

論辭占象變之理與筮知龜長之說

易有象六爻卦然後有辭卦辭爻辭筮有變老陰然後有占變爻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吉凶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誦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公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矣及其卜之不吉

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文公

明筮

教人以謀筮之法也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九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扚初扚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

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二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始喜來復易學啓蒙

讀易之法

學易者當先正其心以體之於身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實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灑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易學啓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之二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易類

易為六經之首

陸曰伏羲氏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周文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翼然易之文起自周代慶名教之初為六經之首周禮有三易連山久忘歸藏不行於世

何以謂之周易

孔曰周易稱周者文王作易之時猶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顯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顯周以別餘



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編之義雖然無所遺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惟皇甫謐云文王在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正義

辨易道至周而備

胡曰夫易者必義文王周公孔子所以重萬世之大法三才變易之書者也謂之周易者自宓戲畫卦文王重之又從而為之彖辭至周公又為之爻辭仲尼又十翼之數聖相繼其道大備于周故曰周易定安

易一名含三義

孔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者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也節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此其不易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義

辨孔氏三義之非

胡曰謂之易者按乾鑿度云易一名含三義簡易也不易也變易也故穎達作疏洎崔觀劉正簡皆取其說然謂不易簡易者於聖人之經繆妄殆甚且仲尼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是言凡興作之事先須正名名正則事方可成况聖人作易為萬世之大法豈復有二三之義乎按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云生生之謂易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也定安

辨易大義準天地

林曰日月二字交配而成如篆文日下從月也是日往月來迭相為易之義後世聖人以其符合陰陽之理取之以名其書故為易也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者是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則是易之為義如日月之行於天地之內爾噫作易準天地此其驗歟文王取易字以名其書與妙極矣山

易卦何人所重

辨三易作而數顯

林曰昔者伏羲氏之作易其示諸人蓋特以象而已後聖有作因伏羲之象而縱其畫用其七八以占吉凶其書為連山因伏羲之畫連山之占而易其卦序以補未備其書為歸藏因歸藏之畫而去其七八占以九六其書為周易三易作而數始顯矣山

辨坤艮即歸藏連山

洪曰昔者三王之興正朔各異周以建子為正商以建丑為正夏以建寅為正用天正者其書首乾是為周易用地正者其書首坤是為歸藏用人正者其書首艮是為連山連山歸藏不傳久矣今之所傳司馬遷劉光伯之文而已矣固不足信惟當即易而求之尚有可言者焉蓋易之坤卦昔之歸藏之遺意也故全體皆言地道易之艮卦昔之連山之遺意也故六爻皆列人象舉之

卦辭爻辭誰作

孔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以卦辭之辭是文王所作按繫辭云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重皇策者義卦道演德者文成卦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經準此諸立伏羲卦文繫此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元之徒並依此說一以為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追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驗此諸說以為卦辭非文王爻辭乃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正義

辨爻辭周公所作

蔡曰伏羲作易者也文王演易者也孔子贊言易者也則爻辭之作非文王尚誰尸之然文王之時商命未改王用亨于岐山與夫箕子之明夷皆不宜頽卜而前言疑非文王之所為也非文王之所為則孰為之耶子繼父業則周公其人也周公制禮作樂皆以繼父之志豈獨於易而廢未集之業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觀以為周公之德然則爻之所言是周公之辭明矣其後馬融之釋經陸績之叙太元皆以為周公無疑是則父子一家之學宜其止稱三聖也

辨正義得易深旨

張曰天下之理本無疑難也且夫爻辭與卦辭說者多謂並是文王所作愚以孔氏正義考之其論詳矣觀其取卦王用亨于岐山之言與夫明夷陳箕子利貞之語東鄰西鄰之句其謂爻辭非文王明矣又何必致疑於言語之間乎嗚呼學者於卦辭爻辭之作尚不知其人則將何以論卦爻之旨哉則知孔氏正義之所論者其有得易道之深旨也

文王何以重卦爻

胡曰自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故爻有九六以盡陰陽之數位有三畫以盡三才之道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以盡天下之用明健順動入止說陽明之體以盡天下之理然則伏羲之時世質民淳巧偽未興詐端未作故雖三畫亦可以盡吉凶之變自神農至堯舜莫不取法八卦之象以為大治之本歷夏商以及桀紂之世民欲叢生奸偽萬狀禮廢樂闕天下紛然故三爻不能盡萬物之消長究人心之情偽文王有大聖之才罹于憂患觀紂之世小人在位詐偽日熾思周身之方達憂患之情通天地之淵蘊明人事之始終遂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又於逐卦之下為之彖辭故天地通變之道萬物情偽之理一備于此定安

上下經法陰陽

孔曰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卦六十四分為上下以象陰陽也天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

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之終也成常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猶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之主故為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繫以釋其義也正義

辨以簡秩分上下經

胡曰謂之上下經者自乾坤至坎離三十卦謂之上經自咸常至未濟三十四卦謂之下經然則所以分上下二經者以簡秩重大故分之也乾坤者天地之象坎離者日月之象故所以為上經咸常者夫婦之義既濟未濟人倫終始之道故所以為下經先儒亦常謂不分之即無損於義分之亦無害其實但以簡秩大而分之也定

辨上下經之首末

鄭曰觀之繫辭乾坤其易之總邪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故易之上經則首之以乾坤坎水也其在人則為耳在天則為月其象則陰中之陽焉離火也其在人則為目在天則為日其象則陽中之陰焉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上兌下艮於卦為咸男下女夫之道也上震下巽於卦為常女從男婦之道也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易之下經則首之以咸常離陽也有所謂陰坎陰也有所謂陽上坎下離於卦為既濟其義與咸同也上離下坎於卦為未濟其義與常同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既濟之謂也既濟升則其道盈矣盈者虧所倚盛者衰所伏不可以不懼也不可以不戒也故其在既濟則思未濟之患下經以二卦為終既取象乎坎離又終之以未濟聖人之旨深矣

上下經錯綜天人

孔曰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咸已上三十卦為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為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

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按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一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正義

辨分卦推義有次序

程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次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經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

辨分二篇本天人

林曰易之分上下經何也天人之用也上經始於乾坤何也諸卦之祖也終於坎離天地之中下經始於咸常何也人事之始也終於未濟既濟人事之變也此乾坤所以為經之始也坎位乎北離位乎南南北之中天地之中也冬至陽生坎實司之夏至陰生離實司之冬夏之中天地之中也震巽得陰陽之始而偏於下兌艮得陰陽之究而偏於上正性所定離坎而已此坎離所以為上經之終也以情相感者莫如男女以禮相合者莫如男下女情感之至者莫如火男少女故先之以咸而咸之六爻具人象焉情既至矣無禮以節之以陰干陽日為之蝕以牝鳴晨家為之索以婦人與政國為之弊非長男長女不足以曉此非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不足以終此故繼之以常此咸常所以為下經之始也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合當其位各有其應惟既濟為然事至於此茂不濟矣反而觀之陰陽皆失位也故未濟之象實寓于既濟之中以六十四卦相生言之三陰三陽自泰來者極于既未濟三陽三陰自否來者亦極于既未濟人事至此為之一變矣亦數之所不可不終也始其所當始終其所當終此既濟未濟所以為下經之終也

辨天人之說非是

李曰先儒以乾至離為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為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三極之道悉備寓諸爻豈夫天道人事分為上下經哉

以此蓋拘於文義求其說而不得妄測聖經之蘊而豈通變之士哉
十翼無異說

孔曰其彖象為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
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
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
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辨孔子十翼之意

胡曰聖人作卦其道至大其理至微常人固難知矣是故孔子復作
十翼以釋六十四卦之義上象下象以解文王卦下之辭大象以釋
一卦之名義小象分於六爻之下以解周公之爻辭文言以文釋乾
坤二卦之理此繫以統言天地之間與人事之終始說卦以陳說八
卦之德業序卦以序六十四卦之次序雜卦以辨衆卦之錯雜

辨十翼當為七翼

先儒所解皆云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十翼云爾若謂翼附翼者如鳥之翼可以冲天孔子作翼輔翼聖言
易道大明騰空而踐無所不至故云翼也鳥之有翼皆信於空易之
有象在化育矣群儒所說皆分彖象繫辭盡以上下加之且十翼義
無有所出按篆書七字相類或恐誤詳字作今若云其彖繫上下論
之是七翼明矣

辨世儒以數明易

林曰易之道四辭變象占是也神之道四精變幾深是也聖人之道
四言動卜筮是也二者相為用而易無餘蘊矣今夫義經之書乃所
以載易與神與聖人三者之道矣欲盡三者之用則必得大易自然
之數而後可後之學易者有圖有譜所以著明其數也自然之數著
則易之道著易之道著則聖人之道著而大易之書流行天地之間
無所終極矣大率漢世嚴君平知之以其學傳揚子雲南北之際關
子明知之以其學傳王淹五季之末麻衣處士知之以其學傳陳圖
南以降其說愈多其傳愈廣而圖之詳莫詳於希夷之所述與其傳

授之所衍觀其圖譜則三聖人作易之深旨可以粲然於目前而其
他明於易者或有其圖而不著其姓氏要之皆有得於易者以其出
於數學也

上下篇加經字

孔曰子真傳云雖分為上下二篇未有經字是後人所加不封起自誰
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
字雖起於經其稱經之理則又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潔靜精微易教
也既在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名稱經而孝經稱易建八
卦序六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正義
易始乾坤終未濟

易之始於乾坤而終未濟則不勝異說矣守序卦之文自乾坤而下至
未濟而上以為出於理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者此一說也乾坤之用
莫大於坎離坎離莫大於既濟未濟故所以為終始也此又一說也愚
以謂不然此後天之序也先天之學伏羲之易也後天之學文王之易

也先天之序始於復過終於夬復者君子之始夬者小人之終夬有慮
於決小人乎後天之序始於乾坤終於未濟乾坤者陰陽之正也故始
焉未濟之終其有志於防小人也知先天後天之說則知易之終始矣

六十四卦相生

始震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始道否

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自臨來者四卦明夷解自泰來者九卦益賁恒

豐節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過來者五卦無

既濟自家人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自觀來者五卦晉履頤自剝來者

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象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

或生於无妄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復變訟

初姤無生卦師同人夬大有兌四卦閑亨焉祗取蜀才震氏之書補其

三卦變而頤卦震以為生於晉侯果以為生於觀今以圖考之其合於

圖者二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

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

陽復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

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
三極矣故九卦五陰一陽者皆自復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同人履
大有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明夷震屯
巽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升
大畜大非履順兌九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來泰三變而成九卦歸妹
豐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漸
困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未濟
臨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未濟
小過中孚或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乎曰
此論之卦也所謂之卦者皆變而之他卦周易以變為占一卦變而為
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而為四千九十六卦而卜筮者尚之也焦延壽
之易林所以興也聖人因其剛柔相變繫之以辭焉以明往來屈伸利
害吉凶之無常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占與辭一也故乾坤重而為泰者八卦變而為六十四卦也由泰而
為賁者一卦變而為六十三卦也

雜六十四卦相變

林曰易曰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也凡三子之卦言剛柔者明此本
坤也而乾來化之凡三女之卦言柔來也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故凡言是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則無是言也謂泰變
為賁此大惑也曰不然也往者以內外言也自內而之外謂之往自
外而之內謂之來請復借賁卦言之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
下而來文乎乾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往文
乎坤之柔也於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言上則知
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上者出也下者入也此所謂出入以度內外此
所謂上下無常也若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則不當分剛上而文柔
當曰剛來而文柔也无妄之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外卦乾已
三畫矣謂之自外來則當卦外來乎故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陰而
生三子坤施一陰於陽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者乾坤相易以生六
子成八卦也上下往來周流無窮者剛柔相交以盡其爻之變也故

爻之言往來言上下內外者豈惟三子三女相值之卦而已哉

上經

乾坤如復主卦

休曰乾之初爻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爻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爻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爻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爻於坤之上得艮故為少男坤之上爻於乾之上得兌故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始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爻於始之初六得一陽始之初六爻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爻於始之二得二陽始之二爻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爻於始之三得四陽始之三爻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爻於始之四得八陽始之四爻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爻於始之五得十六陽始之五爻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爻於始之上得三十二陽始之上爻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

乾坤兩有文言

孔曰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其餘諸卦爻象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莊氏云文辭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中說義理非是文飾華彩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

辨作文言以釋與義

胡曰文言者先聖以乾坤之義尤深故又作文釋之言以解其義

文言非聖人全文

歐陽曰昔孔子門人進記其言作論語其尊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作至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耳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文六一

乾坤九六之義

且伏羲損去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凡十數益洛書土十成數而畫八卦其八卦則定用盡三十六數餘九蓋存乾卦有三畫坤卦有六畫正合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何哉是陽得兼陰故乾稱九也陰不得兼陽故坤稱六也其次謂二三者是天地相成之數故二因之三三為九得名盛陽乃為乾父之端故生震艮坎之三男也二三為六得稱盛陰乃為坤母之理故生巽離兌之三女也又謂盛陽之策餘四九三十六盛陰之策四六二十四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也

辨九六陰陽進退

乾陽之位共十二畫謂乾三爻震坎艮各一爻巽離兌各二爻共三十三畫也坤陰之位共二十四畫謂坤六畫巽離兌各一畫計二十四畫也陽爻君道也故得謙之計有三十六畫所以四九三十六畫陽爻則稱九也坤爻臣道也不得僭上故四六二十四畫所以陰爻則稱六也故乾三畫兼坤之六畫成陽之九也陽進而乾云用九矣

陰退而坤云用六矣合此餘九六者蓋天地剛柔之性也

辨用九用六之爻

周公作爻辭六十二卦皆獨六位轉於乾坤二卦之後乃加用九用六之位而孔子又從而為之彖象焉蓋乾坤之二卦本起天地剛柔之性俾擬君臣上下之理以乾純陽也坤純陰也故加用九用六之虛位欲明天地進退之理以定其剛柔之性故轉於乾曰用九見群龍無首吉於坤卦曰用六利永正此蓋聖人慮乾坤剛柔暴立無首之戒俾免夫過亢之愆也悲坤柔非以柔正為之俾無上六龍戰之憂也是以用九六者伏羲所餘以示乾坤剛柔之性為六子之用不為妄也

乾坤位不居正

乾位東也既生三男數變授位長子退居西北統其中男少男使彖太上皇統宗子聽治之義也坤生三女隨變授位少女退處西南統其中女長女正家太上后統宗婦聽教之義也宗子有統所以全彖宗子養

蒙之義也宗婦有統所以齊家宗婦肥家之義也震縱天下之君非乾所統也兌縱天下之母非坤所統也三代傳家天下之法也乾坤退居無為之地也止哉為乎數盡何為

坤兌不言方

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也乾西北也坎北方也艮東北也惟坤曰致役不言西南者以乾言也兌曰正秋不言西方者以震言也夫大成自中成之變震東代乾元之任乾始天下之君也坤始天下之母也故以乾不言也震縱天下之君也兌繼天下之母也故以震不言也君陽也母陰也夫易紀陽而不紀陰猶書紀盈而不紀縮猶春秋書朔而不書晦一法也大哉決乎陽奇也限偶也惟能偶之而已無數也言奇之方與位則偶而可對矣烏得而並矣哉

屯卦易六乾坤

屯者患難未通冬春之交盛陽舒凝陰未伏天氣崑崙浩蕩而降乎上地氣鬱蒸蓄泄而騰於下萬物之種者甲未成根莖未堅撥之可除以之可去大曝則槁必雨以濡之雨不節則反害矣大寒則屈縮而不舒必風以撓之然風不和則榮華不實矣此天地始交萬物之生必有屯難未通也及元亨利貞之德執持然後萬物得出險中聖人列乾坤於前次屯於後乾坤者天地也屯者物之生也天地交而萬物生故先乾坤而次屯也

蒙卦果行育德

蒙之為言豈止於童思未通藝未精聖人謂蒙可也不參至神未足為通不通則蒙蒙則聖人以下不免也泉始出山下困於險而未通蒙之象也故行以充己之性德以成己之材行在於守故果決而後全德出於學故育養而後成也端心正思非禮不蹈坦而趨勇而往此果行也聖人之言師之賢人之論友之辨以致之思以通之此育德也果行為正育德為明正且明則思期通矣

七日来復之義

孔曰陽氣始於剝盡之後至陽氣來復時凡經七日觀往之意分明如

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覘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復經七日也又臨卦亦是陽長而言八則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而稱七日觀往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按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次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二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又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分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滿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

辨陽氣來復之速

胡曰九月為剝是陰氣之極盛至十一月則一陽之氣潛復于黃鍾之言以再生萬物而萬物得其亨通亦猶君子時有否泰始為小人之所剝及其得位發志業於天下其道大通矣陽氣消剝至此凡歷七爻故謂之七日蓋日為陽聖人政見陽道來復之速故以七日言之

緯經之說為當

孔曰復卦云七日来復並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五月而消至十月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至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来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迹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皆之於後考其義其可通乎

辨陽氣無剝盡之理

王昭素曰注疏並違夫子之義序卦云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

故受之以復以此卦不剝盡也况剝上九有一陽取碩果之象碩果則不剝盡矣坤為七月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內故薺麥先生直至坤卦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亦陽也假此運有剝賁之時則商王受剝賁元良賊虐諫輔乃至億兆夷人離心離德當此之時豈無西伯之聖德箕子之賢乎則賴陽氣必無剝盡之理矣

辨昭素之論未當

胡旦曰夫積陽則萎凝冰則載男老則弱女壯則稚故草死於始夏薺麥生於孟冬數已盡而氣存時已極而物反天地之常理陰陽之本性陰之極有龍戰之災故剝盡則復窮上反下此正理也言窮者剝之盡也言反者復之初也何則西伯箕子非剝喪之人哉昭素未之辨也

辨三家各有所長

漢上先生曰陰剝陽盡而成坤陰極陽反而成復天之行也以時言之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以理言之陽無剝盡之理故坤之上六龍戰于野為其嫌於無陽也上六則十月也說卦曰乾西北方之卦也西北方亦十月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剝非特此也五月一陰生其卦為姤積而成坤故坤下有伏乾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為復積而成乾故乾下有伏坤反復相明以見生生無窮之意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地陰陽不可以一言盡故也王胡達序卦之義而求盡說卦變卦之妙是以其論數若此然各有所長不可掩也

房易緯難用

王昭素曰注云至來復時凡七日注用凡字取七日之義即約酌而已然未見指歸疏引易緯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疏文此說未見雅當其六日七分是六十四卦分配一歲之中時日之數今復卦是乾坤二卦陰陽反復之義疏若實用六日七分以為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之節終則一陰便來也不得到冬至之日矣據其節終尚去冬至十五日則卦七日之義漢用易緯之數矣

辨昭素之見未明

胡旦曰西漢京房以卦氣言事皆有致驗東都朗顛明七日六分之學最為精妙夫卦之爻則實數也歲之日則虛數也歲月不盡之日積而為閏則加筭焉六日七分實數也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焉故筭而為閏昭素言從十月終至冬至尚有十五日未明歲月之積閏術數之精妙也惜乎緯文喪矣京房以亡學者難知惟憑臆說後生穿鑿罕得師賢是以紛然而致論也

卦爻主方位節氣

漢上先生曰昭素於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而不知此言其大綱耳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分於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氣之進退推盪而成如九月剝也有艮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說卦言坎北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於三卦言方則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矣於兌言正秋者秋分也兌言秋分則震春分坎冬至離夏至為四正矣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所謂至日者冬至也於復言冬至日則始為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可知矣復彖曰七日来復則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可知矣繫辭曰三百八十四爻當期之日蓋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四卦主十二節十二中氣所餘五月則積分成閏也

辨京房學原於易

自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来復譬如辰為天樞而不動之處猶在極星之下聖人之言居其所者曰比辰而占天者必曰極星之下詳畧異也歷代先儒惟立得其旨故玄一中二美三從四更五辟六廓七減八沉九成十者象中孚之卦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黃鍾夏后氏之十一月也其八牛宿之五變為周周者象復卦冬至之後周復也

宋衷陸續曰易七日來復是也夫京房學於焦贛其說則臨於易矣
自楊子雲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續范望並傳此學而昭素非之
不知其果何見耶

孔氏據緯之術

竊觀王洙言孔穎達雖據稽覽圖以釋王傳而易緯消息之術月有五
卦卦有大小有諸侯有大夫有卿有公有辟五卦分爻迭主一日周而
復始終月而既不達主七日則是剝盡至復全隔一月恐王傳之旨不
在此義也當以七為陽數陰陽消復不過七日天道之常也凡消息據
陽而言之陽尊陰卑也

辨易緯消息之驗

漢上先生曰輔嗣之意謂陽為陰剝其氣始盡至於陽氣來復之時
凡七日而已何故如是以天道之行反復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
蓋本於天矣穎達以易緯消息之術考之月有五卦五卦分爻迭主
一日周而復始終月而既以成一歲其六十卦之相去不過七日
陽消復天道之常則輔嗣所謂復之不可遠也其言驗矣孰謂王傳
之旨不在此哉

上言初一言六

孔曰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
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彖云棟桡本末弱是上有
末義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
義互文相通義或然也且第一言初者欲明萬物積漸從無而有所以
言初不言一與下也六言上者欲見位居卦上故不言六與末也

大象在彖之後

孔曰此大象也十翼之中第三翼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
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說卦以寓萬物之象今夫子以八卦之所象故言
象曰彖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畧也是以過半之義思在彖而不在象有
由而然也六十四卦說彖不同各隨卦以為義也

小象在爻之下

孔疏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
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
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
附

辨爻象象之先後

卦畫伏羲而重文王爻辭者文王之文彖象夫子之文文王於孔子
以分則君以道則先達豈可以孔子之文而加文王之上則爻之先
象理之必然也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而象則盡其意故彖之先象亦
理之必然也孔子以文王之辭粵而難明祕而不示故作象象明大
易之旨以詔後學王弼取其文而學之兼以小象配於逐爻之下蓋
意欲省其文以使講習不知害大義也然乾卦之文獨存於首者亦
欲留一卦全文以示後學也故於乾之小象又改為子曰者亦使後
人知夫象者孔子所為也以乾象為子曰則知繫辭之子曰皆經師
授孔子之說授明乎也

下經

恒亨以濟三事

孔曰褚氏云三事謂無咎利貞利有攸往莊氏云三事者無咎一也利
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亨也二無咎也三利貞也注不明數故
先儒各以意說竊謂注云恒而亨以濟三事者明用此恒亨濟彼入事
無疑亨字在三事之中

八卦對象次序

陳曰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
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
離與坎對而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正說馬牛龍雞豕雉狗羊首腹足腹
耳目手與口其對象坎序皆初卦也

上下經對卦之次

李曰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識之終故屯對
蒙需和而訟爭故需對訟師憂而對柔比小畜以陰而制陽復以陰而

承陽故小畜對復而泰對否同人入明於外大有明於內故同人對大有
謙自小而豫自大故謙對豫隨少為而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故對觀
上益嗑之明獄對賁之明政剝對復無妄之剛動對大畜之剛止頤養
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離之火此上經之次也咸之動對常之靜
遯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晉之明對明夷之暗家人入之同而巽對睽之
異而同蹇難對解通損對益夫之五陽決一陰對遇之一陰對五陽萃
聚而來對升之進而夫困在下而蹇對升之下而通革之變之用對鼎
之變之器震動對艮止漸文吉對歸妹女凶豐之附而光對旅之單而
隱巽之順對兌之說渙之散對節之收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
外既濟對未濟此下經之次也

易卦氣之始終

林曰易之為道其大矣哉方其八卦未示以象太極二體既立以象
兩儀立道有三以象三才設象有四以象四時至於適變有五以象
五行定位以六以象六氣一闔一闢變化不居生生無窮均有象數

彰其外義理寓其中究其旨歸雖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與黃帝之素
問互為標本謹按六闔天以七為節地以五為節周天氣者六基為
一備終地氣者五歲為一周五而六之五十歲為一紀六十歲為一
周其原積於日以五而成候皆以五而成氣氣以七而成歲各以所
主治焉故震主氣之春分至節之芒種離主氣之夏至及節之驚蟄其餘卦氣
兌主氣之秋分至節之大雪坎主氣之冬至及節之驚蟄其餘卦氣
由中孚至於終凡三百六十爻而爻分主七十二候始於中孚之初
九終於頤之上九完其之日周而復始故繫辭言易與天地準豈非
易之以周名者其通變不窮之義

六十四卦卦氣

陳曰竊稽季溉卦氣圖其說源於易緯在類是謙曰冬至日在坎春
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生一氣
餘六十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在易通卦驗曰冬至四十五日以次周天三

百六十五日復當故卦乾西北也主立冬坎北方也主冬至艮東北也主立春震東方也主春分巽東南也主立夏離南方也主夏至坤西南也主立秋兌西方也主秋分鄭康成曰春三月候卦氣者泰也大壯也夬也皆九三上六坎九五上六泰震初九夏三月候卦氣者否也觀也剝也皆六三上九離九四六五否離上九兌冬三月候卦氣者坤也復也臨也皆六三上六初九觀兌九三六三剝坎姤用事而主六氣初六三也小寒初坎直九二大寒初坎直六三也春於坎直六四兩水於坎直九五驚蟄於坎直上六春分於震直初九清明於震直六二穀雨於震直六三立夏於震直九四小滿於震直六五芒種於震直五六夏至於離直初九小暑於離直六二大暑於離直九三立秋於離直九四處暑於離直六五白露於離直上九秋分於兌直初九寒露於兌直九二霜降於兌直六三立冬於兌直九四小雪於兌直九五大雪於兌直小六先儒舊有此圖故康成論乾坤屯震否泰六卦之貞曰餘不見為圖者備列之所謂備列之

辨卦氣之所始

者謂此備列四正六十卦也李鼎祚論剝畫隔坤復來成震七日乘復之義曰先儒已論雖各指於日月先儒指氏後學詳計猶未測其端倪畧陳梗概以俟來哲王昭素孔穎達六日七分謂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節終一陽便來不得冬至之日據其節終尚去冬至一十一日二家之學蓋未見此圖是以議論紛然闕疑所俟來哲昭素已臆斷之矣為祚於此其優乎

陰陽一氣之升降為四時聖人未畫卦以前亦然也聖人未作易以前亦然也聖人必畫卦而作易者蓋順天而應人耳天生河圖畫卦之端也律應鳳鳥作曆之始也故自伏羲黃帝至於堯舜或命羲和或察璇璣而有曆數在躬之說也舜既命禹而禹復得洛書之詳則卦律之道尤為顯著然後八卦重而分貞悔於洪範之七稽疑焉是時卦雖重而未知所謂七八九六之常變也連山始艮歸藏始坤夏商用之皆不可變為占故其數止於六一納而已文王因爻里之四

用少卜筮遂纂易繫辭更改術數立大衍之說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使卦可以衍六十四焉故名曰易易者變也後世謂文王重六十四卦蓋不知洪範之有真悔也謂伏羲氏重六十四卦蓋不知井始於黃帝而鑄於夏后也由是攷之則文王重卦非止於六十四卦實為大衍之說衍為三千八百四十又二百五十六矣所以曆法歷代推究必折衷於大衍也。司馬溫公曰冬至卦氣起於中孚次復次屯次謙次睽凡一卦御六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一五卦合三十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五此冬至距大寒之數也故入冬至凡減七日而復之氣應也

卦象之用不同

孫曰昔者卦之始畫也以象而已矣象既立然後分八方之位水火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所日用不可無也近取諸身則乾首坤腹震足巽腹是也遠取諸物則乾馬坤牛震龍巽雞是也之謂八卦之策巽為雞爻之得酉者亦為雞坤為牛爻之得丑者亦為牛是之謂納甲之義

三日出為庚震受四方庚八月兌受丁上亥乎如繩是之謂四象之象八卦既立因而重之俱為巽也位乎內者為入位乎外者為散俱為坎也位乎下者為心病位乎上者為心火是之謂重卦之象一陽為復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是之謂辟卦之象復之一陽進於二為師進於三為謙進於四為豫進於五為大有進於六為剝是之謂升卦之象屯反而為蒙需反而為訟師反而為比小畜反而為復是之謂反對之象遇厄之比其說為車從馬遇歸妹之睽其說為姪從姑是之謂變卦之象觀之二四有尺存焉睽之六二有困存焉是之謂直體之象下二為地中二為人上二為天是之謂三極之象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諸侯四為上公五為天子六為宗廟是之謂六位之象帥北面而出征北南面而受朝咸之六五自晦以至輔井之六位自泥以至幕是之謂全卦之象噬嗑之卦生於頤中有物小過之卦生於中孚之外是之謂二卦合體之象物之在天地間多矣聖人欲以六爻說之非立法如是之多不可也

諸卦不言人事

夫易兼三才而兩之諸卦上言陰陽剛柔而不言人事

辨人事默寓諸卦

夫一卦之體自初至上合為六爻各繫辭焉其言大旨皆關諸人事示吉凶休咎之應使蹈履適承而罔失也故雖但論陰陽剛柔之義而人事已默寓乎其中矣

繫辭

繫辭分上下為非

歐陽曰夫繫辭者有所繫之謂也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乃今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繆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言孔子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辭不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况其文乃繫其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繫辭也必矣然自漢儒已有此名不知

何從而失之也漢去古最近不唯有所失然漢所謂繫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

上繫舉十七卦

聖人逐爻繫辭又於上繫舉中孚咸困等十七卦爻辭而備陳之蓋聖人愛之深也然撮其樞要則不盈數辭極其旨歸則何啻千萬觀諸爻而詳言之俾天下後世探端觸類而長也

辨聖人復舉之意

聖人逐爻明象所以釋文義也上下繫又舉中孚十七卦蓋取諸身行已應世之急務也重舉而復言之所以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為鑒戒以見聖人憂之深慮之遠也非以餘卦為不足取也若編舉則三百八十四爻有不勝舉者矣亦猶并復九卦繫辭又復言之而他卦不與也

下繫取十三卦

言黃帝諸聖人凡所動作皆法乾坤離益十三卦而不及震坎等五

卦是特提其要耳舉此則他可知矣

辨聖人取則之意

十三卦論尚象制器各有所當垂衣裳結網罟象乾坤離三卦而取
之於震坎五卦則象無取焉以至日中為市則噬嗑服牛乘馬之取
隨舟楫弧矢之取渙睽柝臼宮室之取小過大壯耒耜之於益棺槨
之於大過書契之於夬是數者乃安民濟世之急務故聖人則而象
之然六十四卦莫不皆可象故賡易取而言之非謂餘卦無可取也

群書考索卷之三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四

續佳本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書類

書序之難信三條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時文字只似後漢末人。書序無證據。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小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作文文公集

書序於孔子

陸曰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今古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孫壁藏之漢興濟南伏勝口所傳授於晁錯是曰今文尚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或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

序釋文
辨孔子序書獨詳

六經成於孔子者四其書獨載五代之遺言尤詳於他經雖遭秦火之餘所亡者幾半而其僅存者猶以厭觀古昔如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臯陶大禹之謨伊尹周公之事張兵息民之本立賢任相之方以至君臣之優劣政事之繁簡風俗之厚薄辭旨之淵深熟閱而審思之莫不畢見於此故學者欲觀帝王之迹在書為最備焉

序書義例不同

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書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陶作明君伊尹作成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舊作九共九篇彙鈇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與大禹謨臯陶謨益稷謨夏社疑至臣苞伊訓建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詗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盤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其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二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古文傳於伏生

孔曰儒林傳孝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年已九十有餘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辨書非伏生改易

書學不同非伏生之由也衛敬仲曰晁錯受書於生生使其女傳之

齊音難曉錯不識者十二三僅以其意點定而已而余以為非生之由何也蓋古人傳授點定大義則意見義通無俟乎訓詁之末也生當煨燼之餘授書於人其所誦者傳之其所志者闕之於大義既末有害而盤誥整牙自是書之本體亦非生所改易也典謨貢範同出於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獨盤誥有艱深焉則其書之所以艱深非齊音使然而世儒之所以疑生者皆非其實也

本文讀於安國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其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宮傳本諸儒不見孔傳

孔曰按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

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於序尚二十八篇外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二十三篇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外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劉向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遘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

鄭玄不見古文

孔曰鄭玄注書序舜典云入蠻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膠又

注旅葵云葵讀曰毫謂是道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科斗定為隸古

孔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失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銳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較起發考論古文之義定其可知者之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孔氏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蒼頡舊體孔子壁中書也

隸古不行於世

歐陽曰聿原於號今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訖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為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漢楚之際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訛奪乃綴合三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

皆學之屬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孔惠之書始出屋壁而書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之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傳亡其舜典至梅頌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李昉不喜隸古更以今文行于世

穎達得罪於經

或曰安國之傳穎達之正義其有功於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而無失乎否也曰二子之於書其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嶽為四人以傳說板築為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為非矣而穎達之陋不專在於解釋之間正在於引識諱之書以亂經也識諱之書出於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及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識諱為可信也就二子而較之穎達得罪於經多矣

何以獨名為書

正義曰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經

書何人加尚字

正義曰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似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辨鄭文謂孔子所加

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夫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文依書諱以尚字是孔子所加後書錄曰孔子及尊而命之曰尚書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

辨安國信伏生所加

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

尚書名義不同

孔曰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恆群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存言以聲章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拖機舒云書者舒也則書者為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度也以記度物又為著言之得彰著也

尚書體例有十

正義曰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六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籍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

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
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
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名隨事而言也

辨立篇名無體例

益稷以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
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助非但錄其
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達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奔告于
受亦誥也武成云失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成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
體祝以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
逸或上亦誥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公上告於下亦誥
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
因事而立既元體例隨便為文

尚書篇數存亡

書始百篇今其存者五十有九就而攷之虞之書存者有二典三謨是

其十者十有一舊作九共稟飲是也夏之書存者有四禹貢其誓五
子之歌嗣征是也其亡者不得而知也商之書存者十有七湯誓仲虺
之誥湯誥伊尹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
是也故亡者有二十帝告鞏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危典寶明
居沃丁咸乂伊陟顧命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周之書存者三十有二
太誓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微子之命康誥梓材召誥洛誥多
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
景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泰誓是也其亡者有八分器旅巢命歸禾嘉
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氏之命亳姑是也又其一則夫子之序也今以
亡失之三十九篇而合具存之五十九篇是百篇之中猶有二篇之不
可見也孔安國嘗以典謨訓誥誓命之六體而盡此五十八篇之例至
穎達則廣其說加貢歌征範而為十是果得必盡其體乎余切以謂安
國之說固失之踈畧而穎達雖若有得然不著其義用又未為全得也

尚書百篇次序

孔曰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傳授傳注之作

孔曰勲華輯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室末芟煩亂而剪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弁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燦漢氏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經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逐寢而不用暨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融

諸儒莫觀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今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臧倚費彪顏彪劉焯劉焯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詁釋注文義皆淺爰惟劉焯劉焯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與彼前儒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從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而寔過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

辨傳義有力於書

伏生以書教授齊魯之間後傳而為歐陽大小夏侯之三家漢世立之學官是以謂今文書也然其為妄甚不可據信唯安國之書得於孔壁是古文舊典也安國為傳既成而值巫蠱之事不克立之學官止傳人間亦不彰著故趙岐杜預注解左氏孟子所引皆云逸書彼實見今文而不見孔傳爾逮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頌始得而獻于朝孔傳因以大顯至唐傳孔穎達為正義以翼之而孔傳益詳明

可攷前代遺文得傳至今者非二子之力哉

堯舜禹湯名謚

陳曰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為謚其說皆無據觀大禹謨序言大禹臯陶益稷則臯陶益稷皆名也觀師錫帝曰虞舜帝亦曰格汝舜又曰來禹又曰咨禹曰棄曰契曰臯陶曰咎垂曰咎益例以名命之則舜禹不得不為名也舜禹為名則堯亦名也唯論語曰予小子履說者謂履為湯名履為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將為王改名履又曰名履字天乙此皆不可知不可知者餘請缺之其可知者據書而言則舜禹宜為名舜禹既為名是堯亦名也典者常也經者法也言其辭則雅正言其體則簡要與謨訓誥誓命不同矣

虞夏之書同

孔曰按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按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二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

左氏以虞書為夏

正義曰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嘗於虞書而云夏書考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商末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

虞書

堯典曷為虞書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未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

辨二典若出一體

堯在位堯之書未作堯禪舜然後有堯之書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之書大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典則曰虞書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孔子序正

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皋陶謨益稷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也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制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夏時事有出於商史者遽曰商書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遽曰周書如此則名代遷易而言不順矣宜乎孔子正舜典而下十有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正舜典為虞書曷不正堯典曰唐書乎蓋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典載舜有鰥在下之言舜典載堯受終之事孔子序堯典亦曰遜下虞舜序舜典亦曰堯聞之聰明相為終始若出一體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無嫌也一因一革聖人無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

堯德兼言文思

孔曰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聰遠為聰見微為明君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惠兼於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智之所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亦陳行事故矣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

舜德止言聰明

孔曰舜典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

義和重黎之後

正義曰顓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為二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

義和象中星定四時

正義曰義氏和氏敬順昊天之神曆此法家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遠中之是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乎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

自更別序之堯命羲仲居嵎夷之地主東方耕作之事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又重命羲叔居南方與東交主南方化育之事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又分命和仲居昧冥之谷主西方成物之事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又重命和叔居幽都之地治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以此氣曆告時受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助皆廣也

寅賓寅饒之別

孔曰寅敬釋詁云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遺行飲酒謂之饒為遺也導者引前之言遺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遺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財萬物成熟則收錄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遺入日也

帝堯舉舜之意

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迅四嶽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群臣舉於側陋上下交懷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

辨試舜欲服人心

陳曰堯舜之相知不在於言語物色之間而其舉舜也考之以四嶽觀之以二女又試之以諸難是何知舜之心由有未盡乎古者爵人於朝猶曰與衆共之况舉天下而授之匹夫不求先有服天下之心則安得天下無異哉

舜典紀事不相屬

按堯典命鯀以治水而其功不成舜遂殛鯀而以禹代之當舜攝位之初巡行四方各至乎方嶽之下使是時洪水未平則其禮豈可得而講

若巡狩之禮講於洪水既平之後則鯀之死蓋已久矣今作書者於舜與受終文祖之後先言其朝諸侯考制度肇十有二州十有二山濬川然後及於欽恤用刑之事而以誅四凶之事繼之何其所紀舜事之先後乃如是之不相屬乎此其可疑者也

命官脫簡重出

舜之命九官也各相遜於朝命禹則遜于稷契臯陶命夔則遜于夔龍命益則遜于朱虎熊羆命垂則遜于夔折伯與若棄若契若臯陶若龍皆未嘗言己之功獨命夔典樂而夔則自言其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効乃與上文不類及讀益稷篇則又有此文載於其間豈有脫簡之重出乎此其可疑者也

協時月同律度

正義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

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二者法制皆出於律故曰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均同之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

舜五載一巡守

陳曰前言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北巡守非謂之徧歷四嶽也但五歲之間以一巡守為率爾

舜命官或遜或否

觀舜命伯禹伯夷蓋出於咨四嶽而後衆舉之命垂命益蓋出於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而後衆人舉之衆舉而後命之故四人者不可不遜以盡其禮也蓋大臣之事君也非其君之心素許之則不屑屑而就故也至於命稷契臯陶夔然皆出於舜意而不出於疇咨豈非五臣任使

之方舜嘗素執於胸中故自任之事而無疑焉五臣受之而不必遜可也

舜咨二十二人

自詢于四嶽十有二牧與夫九官之命則所咨者凡二十有五人及總其人而戒教之乃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或謂四嶽為一人併九官十二牧則為二十有二也然堯典有咨四嶽之文而僉曰為對是豈可指四嶽為一人哉或謂稷契臯陶皆申命故不復教戒之然稷契臯陶之為申命固也四嶽十二牧亦豈非申命者哉何其又預於戒教之數乎凡是者皆求之而不得其說此其可疑者也

九共當為九丘

陳曰或曰九共即九丘也孔安國定隸古字不知丘字與共字類遂說為九共而謂孔子述職方而除九丘且職方氏周官一官之職爾周官作之孔子如何述之要知書本有一名而九篇者一名而有九篇必其經世之尤著者也整理也丘方所以居處一方之事也。方設居方者

蓋四方風土不同而聖人所以居處其方者亦異別其生分其類其書載於汨作者一必其釐治下土之大畧也載於九丘者九別其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精微也其篇有九蓋州有九焉或曰舜之時肇十有二州矣如之何尚九也曰幽州并州本與冀州同營州本與青州同其外域廣大故聖人分之若夫情性則九而已

辨書以傳多而誤

蓋書自燬滅之後殘缺不全漢之世有伏生口傳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孔安國合之為五十八篇是為古文尚書凡今書之文有聲牙艱深而難曉者則皆伏生口傳之書也有坦然明白之易曉者則皆孔壁續出之書也而舜典之書則實伏生口傳之書已非聖人之真本矣又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孔安國未及奏上值巫蠱事起經籍道息而其本雖絕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頤雖得其本以獻而獨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人姚興方於大衍市得其書而奏之當時舉朝集議皆以為非迨隋開皇中學士劉炫乃取之而列於篇第故唐劉

知幾作史通謂今人所習尚書舜典無出於姚氏焉亦嘆其傳者之不能無汨也

辨儒者當缺疑

嗚呼字經三寫焉成焉自秦之漢而書乃得於伏生之傳又自漢至晉而書乃出於梅頤之所獻又自晉至於齊而舜典一篇乃得於大衍市中又自齊而至于隋而舜典一篇乃得列諸篇第此豈特字經三寫而已哉則其簡編之差誤事辭之失次亦其勢然也今儒者不究其所以然之故乃欲於脫簡之中附會以為之說吾見其益惑矣然則如之何曰當以孔子多聞闕疑之言而求之則可

三謨何以不稱典

序曰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何也蓋典者帝帝之常道謨者人臣之嘉言言二典所載皆堯舜所行之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至於禹皋陶益稷所載皆一時廟堂之上至誠相與獻替之

嘉言比於帝者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曰臣者直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疏氏以為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得之矣

序禹謨曷先皋陶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序三篇○正義曰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也以此

禹謨何以加大字

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矣

舜禹臯陶稱稽古

孔曰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各異禹以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益稷何以不稱謨

觀篇次始終文勢本無益稷之一篇後儒為之爾其文義相連皆帝與禹臯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所謨之言也雖下文有暨暨暨稷之文亦非帝之與言益謨為之謨乃禹稱此二篇爾以是知其舊無有也往往出於後儒以篇次之長而又泥暨暨暨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辨禹益稷事出一體

陳曰二典史官勒成畧備堯舜之終始至大禹臯陶謨益稷則聖賢

為經國之遠圖雖關百聖而可行也益稷獨不得為謨者大抵禹臯陶益稷之事皆出一體禹曰暨暨暨稷食又曰暨稷稷庶艱食鮮食則事出一體可知矣

夏書

禹貢於夏書首

正義曰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序不言作

孔曰諸序皆言作其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未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二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畧之也

禹貢治水順五行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後於梁雍所謂彛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舊陳五行相去遠矣

五服遠近差等

正義曰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慎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賦稅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較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

殺侯主為斥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

辨貢文示畧外之義

禹之治水東及萊牧西及島夷可以及皮卉服之夷其蹟遠矣至其殫成五服以王畿千五百里之外為要荒與患難之時急其憂平成之後從其便此孟子所謂以四海為壑也作禹貢者知之九州之域既載治水之所及五服之內復明王化之所止後世不能知之夷狄羈縻皆入中國圖籍則禹貢之書又所以示王者略外之文也

五服貢賦之差

王畿千里千里之內皆為天子治田而納其貢賦者也賦以遠近為差一差為一等自一而言之五等五百里納銍宜在五百里之下文互誤也何以言之總者總彙也結者彙也為天子治田無止納彙結之理說者謂并總而納則與納總何異乎哉蓋總為芻秣之用結為彙結之設禮器管簞之安藁韎之設則芻者施之為席也施之為籍必藁之柔

詔者大抵未之種不一惟柔弱者可以為席則賦之其餘則否此納結
所以輕於納總也三百里納結則去其葉而納其穗四百里則又畧穗
而納粟五百里則又脫粟而納米其納愈遠其賦愈輕是以知納銓納
結之簡互誤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之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經籍門

商書

湯誓何以稱王曰

孔曰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

辨作書者以王稱

陳曰湯由七十里起順四方後后之心以伐夏救民鳴條之野不自王也孔安國謂桀為一夫而自稱王必無是理使當諸侯欲王湯耶則克夏之後諸侯自王之矣使諸侯不欲王湯則朝覲不至貢賦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入雖遷稱土亦無益也要知作書者追述之爾說者又引武王稱有道曾孫周二疏不知泰誓言予小子發至武成之書史文其言以記其成功爾

盤庚何以不言誥

正義曰盤庚三篇皆以民不樂遷則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心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從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史意異耳

太甲元年之疑

程正叔曰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得立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故伊尹立之非謂六年之間太甲方立也

高宗易任傳說

陳曰學者言治亂之應一槩之以人事而不繫於天道此固然也然不知天道入事初非異端苟能一本之以致誠則人事至而天道得矣夫高宗舉天下之政而授之版築之夫此事之所未有者也然高宗恭默致誠神交於天有所授亦無不可况高宗之學于其盤遊于荒野宅于河服勞于外以同小人之後當時風俗之利病人材之賢否在高宗必能知之使傳說而不賢則已傳說而賢高宗必得其詳矣得其詳於聲聞之交而方其夢於形容之間此所以一見而置諸左右也

說命出於漢後

說命之書疑出於漢之後也觀孟子舉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今以說命觀之辭皆然也而趙岐於注乃云書逸篇也趙岐猶以說命之書為逸篇則出於漢之後可知矣

伐黎之年不同

正義曰鄭元二討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於丙之質二年伐邪三年

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葷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以鄭以伐邢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此成得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矣

微子誥不言作

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此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周書

秦誓非伏生所傳

孔曰按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按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而書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附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

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寔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

辨遷史已得秦誓

孔曰按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云宣帝太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強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

辨秦誓以古文為真

孔曰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秦誓未篇由此劉向班固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秦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

武成非述作之體

正義曰此篇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叙伐殷王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

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曰予小子至名山大川
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蓋王自陳
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
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
辨諸儒疑武成之非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之常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其
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羞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
尚未訖簡篇斷絕也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耶特為之疏義故說
行於世也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
無定論烏乎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裁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
九篇曰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
繆也哉蓋亦有之矣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深究其旨寔
未嘗錯誤也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
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與堯典舜典罔命之書體同孔氏

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且據左氏無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辭此獨
無文何拘之甚邪王氏則離折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
繼以乃反商政夫繼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
厥志經以底商之罪此其辭理是順無其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罪
遽謂反商政則其語無倫世之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及其離而讀
之反以無倫可乎

武成一篇之旨

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
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厥四月武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偃武脩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
此其記史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冢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
之言至無作神羞述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爾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
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爾至于封墓式閭散財發

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或若不相倫續蓋相雜記其政事無害作書之體也以此月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於戊午繼四月生魄為疑也學者反復深思之理可見也

辨疑武成當如孟子

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固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將疑其仁人伐罪不至於流血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天錫禹為洪範

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龜負書經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也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天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

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

辨洪範不本於洛書

洛書之為物果如後世所傳一六畫北二七畫南者乎則其數有位而無文禹安知其一為五行二為五事也果如先儒所傳自五行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乎則其書有几而無目禹安知其五事之為視聽言貌思八政之為食貨祀司徒司空也若以為終篇皆出洛書則上天之言又不應如是之繁悉也天人交感理誠有之其所以諄諄者特誘發人之智慮所未悟爾其已知已行則未嘗及也今九疇之中所謂卜筮者伏羲已兆之所謂曆數者黃帝已推之所謂司徒司空者堯舜已官之是無待乎洛書而後禹知之也則洪範之不本於洛書審矣

洪範皇極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不可訓皇極為大中

洛書之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而後之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

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皇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之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為何等語乎故予竊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備其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觀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是是其見於經者位置法象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為極也則又安得以是而訓之哉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其理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錫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法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於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為操守者固當念之而不忘其不能盡從而未抵於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者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脩身求補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筮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賤強弱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有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而

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脩身求福之說則已緩
不反事而其起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有不可以一律
齊者是以聖人立極於上者至嚴至正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寬至廣
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偽才德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
於彼者矜憐無奄惡則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已
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于至極之標準也折而言之則偏陂好惡
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遵義遵道遵路方
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為表而布命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一皆
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為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
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若其德不足以建立標準子育元元而獲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錫
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雖其與雅深微或非淺間所
能窺測然試嘗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
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脩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
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
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
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
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則漢
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殺方
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
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
而所謂中者豈不真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
不以私意而有所去就耳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

也無作好惡者不以私而自為憎愛耳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則其好善而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况經文所謂三義王道王路者乃為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為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邪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說下則溺於御原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彝倫哉

皇極為至極

大君居中有至極之德而後能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

三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向而觀仰之者至此輻輳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無以加以第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少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為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智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獲之而不致豈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而足歟

當之哉又曰人君以眇然之身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統緒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向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焉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推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文集

九疇次序之義

孔曰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禹所第也禹為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

德是任政三德為六也政雖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
政得失在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
福加於人身故五初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
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顏氏云前八
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
九疇以五行為首

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固不能無先後緩急之序首以
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
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淫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水性失則五
行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
疇皆配合於五行則非也

向歆傳洪範之非

蘇曰或曰古人言洪範又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
之論子其未之學邪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為五
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此非所以裁節
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
配之與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
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
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其意矣吾復何取

辨蘇論感於劉傳

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
行資五事正五事賴於皇極五行包羅九疇者也五事檢節五行者
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急於九疇何以能
包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無與於五行何以能裁節五行乎皇極之
道凡天下事皆欲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豈惟裁節五行而已哉
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
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

曲直金何以不從華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
疾狀貌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所為也
今以皇極不建五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者有
是理乎故夫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辨而未免五行傳之感也誠使
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福極合為一疇

陳曰五福六極合為一疇蓋可知矣八疇皆得則五福應八疇皆失則
六極應觀向以福極分應主事而五行廢徵皆以類合不知聖人立論
不如是也况六極者五極之反也五福曰壽曰考終命而六極以凶短
折之一極反之五福曰攸好德而六極以惡之一極反之五福曰富而
六極以貧之一極反之或以一極反二福或以三極反一福若之何離
而為五以配五事顧弱之極無所繫也又以皇之不極附之為六漢儒
之學其病在此矣

大保何以作旅獒

武王克商通道夷蠻方物畢獻臣其宜也按周禮太行人云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各以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犬戎獻白狼白鹿
是也然則西旅獻獒武王受之未害也旅獒何戒焉嗚呼公之意有在
矣學者未之攷也不齊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苟於此而
不戒則四方之夷珍禽異獸莫不畢至是止知寶遠物而不知寶賢也
苟不惟賢之是寶則惟物之是玩王之志將由是而喪矣大保之戒其
可緩邪

大誥序文不同

陳曰大誥之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黜武庚也而孔子之序曰武
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夫孔子之序言三監也而獨不及武庚何耶蓋武
王之立武庚非得已也立武王則武庚必叛無疑矣武王知武庚之必
叛故立武庚以為商王之後以奉一代之祀而治民之事則三叔監之
武庚不得而預也然則何由知之曰由堯舜之封象而知之也舜之封
象於有庠也不使之有為於其國而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成王之

封武庚也亦若此而已矣故治武庚之國而納其貢賦者即三監也武
庚為諸侯而三監治其國使三監不叛而武庚欲叛得乎此大誥之序
言黜殷而孔子正其實以為三監叛也孔子以武庚為三監之一夫哉
武庚既為諸侯矣安得謂之三監乎

周公營洛居土中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以上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
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
之影天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辨大司徒論中土之非

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
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况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非在
人君德政故應天心如何爾但居 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
言也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 西何嘗如大司徒之說乎

周公營洛居土中

孔曰召誥云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
先相宅即卜之云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
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
一互以相見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按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
卜吉兆逆告成王也

諸儒議君奭非是

君奭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說之言書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
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
公於復辟之後有是理耶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且曰成王幼周公立
政因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七尤繆也君奭書乃周公復辟之後二
公為師保之時何得云爾乎夫召公之不疑周公先儒或能言之矣然
其自為說則又未得也孔穎達曰周公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
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王氏曰習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

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事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伊尹既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欲其告歸又且不免聖賢之有疑也辨召公所以不悅

君奭一書無召公憂成王難與共治之事亦無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夫召公之自有所不悅何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况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爵而不得歸游於公不悅之旨蓋為此爾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節忘身徇國愛君不忍去者大臣始終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以為忘身徇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由作也

撫萬邦巡侯甸

正義曰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所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虞周巡守異同

孔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郡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政六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嶽之下如虞帝巡守然也

康王之誥分合

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在天子之位群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作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穆王非荒淫之主

穆王非荒淫之主

卷之五

卷之五

嘗謂夫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三書使後世觀書知其用人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憲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顛股肱心寶為之翼也其命伯冏為大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暑旱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二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

辨世儒議穆王非是

今之世儒有讀命伯冏為大僕正者則曰穆王好為故也讀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故好游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呂刑以告四方正見王之不息也

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

穆王用夏刑之制

孔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按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微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

禮記以呂刑為甫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

魚氏何以征徐戎

考索類集卷之五
孔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專征之於
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也夷王制云千里
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太宗伯
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
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兼以七
百里地并封伯禽也

序何以終秦誓

書之終以秦誓先儒言之不過曰美其悔過耳愚則以為仲尼所以存
周也子不繼則支繼之支不繼則廢繼之明有傳而不絕也魯周之支
也秦周之廢也周之衰孔子有望於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於秦矣文
侯之命東遷之書也次之以秦誓又次之秦誓聖人之意豈徒然哉孔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此意也

難辨

書備帝王之道

言之難看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篇意之不同

二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遽曉會得後而盤誥等又難看如尚書中
伊尹告太甲五篇宜孰讀極好。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
篇又好看似說命。典謨之書須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如
今榜文曉諭俗人方言俚語各有不同。高宗舊學于井盤六經至此
方言學字。大誥一篇不可曉其意思緩而不切。看二典之書堯舜
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康誥三篇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曉說王
君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五峯其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尚書諸命皆
分曉蓋如今判語是朝廷故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當時與民說話
後來追錄而成語錄

篇意序意之說

考索類集卷之五

其所言治心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乎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去理會下序某者得書小序不是漢人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盡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贊其襄也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都不如此說得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自外作文公

當求聖人之心

尚書須要攷歷代之世變先生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攷其所以治民舜則攷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熱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伊陟之誥太甲讀儒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稍雅奧亦畧須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日呂伯恭相見語之以此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

訓字之是非

非字與匪同先儒錯解作輔至今承誤惟顏師古注漢書曰其匪同嘗疑尚書解是後人做非漢人文章解得不成文字然張衡亦將非錯使了。書中迪字或解為道或解為行疑只是訓順字意過去從逆凶以逆對迪可見書中迪字用得皆輕也。書中弗字只如字先儒欲訓弗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予於上帝也。忱謹字只訓信天非忱如云天不可信也文公

遷史得罪於經

書學不明其馬遷之過歟馬遷未嘗釋書而吾獨咎之非咎其不能釋經也究其史記之作考正不精使書因是不明也蓋夫子以前載籍無

經史之殊夫子既刪定之然後經為經史為史經以明道史以記事經
畧而史詳則世之學者引定而談經史其理也遷當焚書之後經之闕
遺多矣幸而伏生孔壁之傳至于石室之書可得而考然而不能以翼
經為心而自棄於史家者流好奇尚異雖惑其害於理者有不甘棄焉
蓋自以為史家之學貴多貴博與經異體而不知說書者皆引遷為證
則遷雖無意於惑經而經之惑實由遷致也書之序虞舜也直曰側微
而已未嘗明言其族也遷獨系之以為黃帝子孫至堯而四世至舜而
八世其世數多少既已可疑而左氏曰自帝至于瞽瞍無違命則虞氏
之先又有所謂蕃者矣非止八世也堯舜世系疑似難明遷遽數之至
使後世謂舜為上娶伯姑則由遷之誤以致之也書之述四凶也多以
事體相類總言之未嘗一朝俱刑之也述本紀以謂舜逃守歸而言
於帝得流共工以變也狄於豷堯以變而蠻遷三苗以變而戎經絲以
變東夷其所謂流放以變夷狄者既未必然而左氏曰絲堯而禹與禪
子曰堯授天下於舜共工不義舜舉兵伐之則共工之流在舜攝政之

後伯繇之理在舜未舉之前其時相去既遠而遷併以為一時至使後
世謂禹專其功而舜不能貸其父亦由遷之誤以致之也書之言朕虞
也曰伯益而已伯益之外未嘗有人也遷既載伯益於舜紀又載禘鬻
於秦紀而不知二人之本一至於後世謂禘鬻為女華之子謂伯益為皋
陶之子則又惑於遷之說也書之載禘位也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矣是舜不復事矣遷既書蒼梧南巡之事而不知舜之終實在
鳴條至使後世為大舜堯期之後猶違禮而遠征則又惑於遷之說也
上古帝王之事類書而傳書學不明尚賴史家證之而焉遷於古疏畧
如此此吾所以正其端歟非特此也大甲桐宮若廬之制也而謂伊尹
放君則是高歡之事也周公踐祚象宰之事也而謂負袞居禘則是王
莽之事也文王誦王後世追稱耳而謂之命於虞芮質成之後則是梁
未亡而稱帝也召公不說懼主火國疑耳而謂忌周公之為師則是李
林甫之說張九齡深乾耀也以盤庚為作於小辛之世以彤日為作於
祖庚之世以金縢為作於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為作於襄王之世詆

繆如此此吾後所以不得不正其端歟原遷之作史抑不為聖經計固不當引經罪之然遷之失不關則經不明此又吾之不得已於遷也

群書考索卷之五

畢

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之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類

作詩之由以論詩之所為教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

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因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寔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玉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

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入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邠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

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詩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起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正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詩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劓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

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詩六義 一曰興 二曰賦 三曰比 四曰興 五曰雅 六曰頌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藟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七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而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此與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詩之教 戒於惡又入人深而見功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若子之所以事父教者臣之

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諫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詩之風 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詩雅鄭不同部 夫子所以不刪桑濮之詩者欲以 戒於後世非欲與雅樂並奏也

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

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剛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色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文公

詩體不同

變風變雅乃亂世風者存之訓成後世不必謂三百篇皆雅樂而皆祭祀賓客之所用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而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可言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壯士有難言之者矣孔

子之稱思無邪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者猶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耶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又或出於傳記

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當薦何等之鬼神漆浦當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秩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無於雅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雅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又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雅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樂與鄭衛合奏尤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漆浦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

若桑中漆浦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而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商豈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尺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浦外之人而其力猶足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而雅樂之不幸甚矣抑具於漆浦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鄭詩為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者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父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道然而一嘆也嗚呼悲夫

詩序之辨詩之小序出於漢儒非孔子夏所作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

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訟襲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漶矣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詩之傳授

詩之傳授愈多異同至東萊呂氏而後衆說皆貫其義大明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

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辭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筆立門戶無復推讓相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入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東萊讀詩記序

詩禮樂

興於詩學之始也立於禮學之中也成於樂學之終也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

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是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入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情性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穉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文公論曰

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瓊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習服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學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以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文公論語或問

詩樂詩出乎志樂出乎詩志者詩之本而樂其末也不當以聲求詩之

考索詩出乎志樂出乎詩志者詩之本而樂其末也不當以聲求詩之

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
依求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
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誄其言以求其志誄其聲執其器舞蹈
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
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
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
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
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
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
則未知五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
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
未必可得然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
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本
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誄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

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為律而身為
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

文集

詩有正變美刺

聖人著書立言蓋善惡必錄有善則極其所至者辨之有惡則併其情
而狀之可言者言之凡以示夫勸懲而已矣然而臆亂之迹帷幕之私
言之於他書已非大雅君子之所欲况詩則非徒使人誦之而已復使
人歌之非特使人歌之而已復使人舞之以其淫泆之事君子所諱聞
之言不忍刪之削之而使後學習焉此後世有疑於聖人焉耳曰風雅
有正變美詩之言合乎法度所謂正也刺詩之言蕩佚不法所謂變也
聖人教人亦多術也純以法度教人是以縞綠素人何緣知其美雜之
以可監可戒可耻可懼則以緇綠素也自非瞽瞍白黑之理一見決矣

詩所以宣民情

嘗觀於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社席
之秘匹夫匹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為詩而肆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

以言其上宜若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亟諫而不許顯譏而不戾相與獲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至於民之不敢盡言而况於敢叛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堙鬱不平之氣舒焉而亡聊之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子之權嗚呼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之所以維君臣之道之功深也

召南有召公之詩周南無周公之詩

蘇詩曰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著明者也

文集

觀詩見先王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為可願夫以

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蓋其器宏深其聲春容其充實其施溥博嚙和鑿委玉佩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固與進奔車比服焉進前人惟恐不及氣息沛然者不可同年語矣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為使我至於此極也始有甚者今其若此亦可觀矣蓋無意而摠其蘊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

山谷

古人之學與後世異古人學詩知其大意而已矣章句詁訓有所未暇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天子直以告人曰繪事後素而已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直以告人曰以意逆志而已其他皆未及也後世學者不由章句詁訓則入於傳注之學相繼而作

詩中和之理

中之理其至矣乎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也嬰兒之生蒙然而已饑則呱呱然戲則啞啞然故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者和之失也中不自中以一故中和不自和以中故中和與和相習而莫之能名謂之道者善而忘

喜怒哀而忘怒哀而忘哀樂而忘樂不以喜怒哀樂而傷其真者是中之
至和之極也中則誠和則明昔者中山王聞樂而悲子琴張臨尸而歌
樂非所以為悲尸非所以為歌也然則感之者真在內也故感人心者
莫深於詩而蕩人心者亦莫甚於詩蕩之者過而已矣喜之過流怒之
過暴哀之過傷樂之過滯聖人惡其過也是故通之以情而正之以性
性通於情不情其性情止於性能性其情使天下之人雖和而不失中
者性之正也凡人之情喜均則無喜怒均則無怒性其不均故喜怒哀生
焉然天下之至異者胡越也至其歌則聞於樂其哭則同於悲聞之者
非天歟故雅之二頌之三風之正變十有五皆出乎天下之自然者也
大者曲而歸諸直小者怨而歸乎正深者宕淺者夸雅頌之別然爾二
南王化之基也邶鄘衛商民之相變者也俗變於近而王不能正則王
不王也鄭首叛也齊首霸也鄭并魏則又伯而秦其甚也是皆王之不
王而諸侯肆行莫之禁也陳淫也檜亂也曹奢也紛紛乎益甚而益不
可正苟有后稷先公之化如幽者廢乎其可也此名之先後也雖孔子

之聖亦安能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分晉與秦以一己之私定天下之誠
然哉張雷

群書考索卷之六

畢

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之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二南

二南作於周初

二南譜正義曰鄭荅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詩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信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之



時也

辨文王之詩屬周召

陳曰文王之詩所以屬之風召者何也愚知之矣大師繫之也文王受命以六州之地命周召治之二公所施則文王之教也大師採詩之時得於周南之地屬之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屬之召公已為不可屬之文王也文王既受命其詩不入於雅則入於頌二南諸侯之風也周召又其地之諸侯也關雎之下安得不屬之周召哉

辨二南詩或後世附益

林曰或謂二南為周衰之詩理固似矣然孔子刪詩上始文武不應燕樂鄉樂射樂房中之樂周室盛時初無一篇足取而其所記反盡取周衰之文也以二南皆為文武之詩其說既正然其崇之作在召公既沒之後召公既沒在康王時何彼穠矣之詩乃復平王時事又安得後人不疑也大抵詩之所載上起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為文王之詩然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而附諸二南之末亦勢之所不免也

二南王者之風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也正義

辨文王化行自二南

孔曰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寔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不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雷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止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寔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寔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各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

公也

二南樂章之名

陳曰二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舜象劑南籥則南蓋文王樂名也商紂之末天下潰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惟東北之區尚染於紂故作樂者來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

二南何以先國風

李曰孔子告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是告之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序先之以風次之以雅次之以頌風者詩之最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蓋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召南則為王化之基此皆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詩之首於二南如易之首於乾坤

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學易者必自乾坤而入也是以三百篇之中必首於二南六十四卦首於乾坤其體一也

二南篇次之序

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蠡斯皆后妃身事桃夭且采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事其崇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之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矣

詩周南

南國何以無變風

二南譜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者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